

序

厲南溪

詩之有打油，正如藥之荳蔻，果實中之橄欖也，以舒鬱，可回甘。雖然，寄啼於笑，厲莊於諧，殆傷心人別有懷抱者歟？吾與醉丐兄相知甚深，其胸襟磊落，少負才名，顧不得志於當世，乃佯醉而丐其墨淚以解饑，豈得已哉？噫！硯耕半生，京華顛顛，愛女死，膝前空，老妻賢，杯常滿，其啼其笑，其莊言，其諧語，一以託之於詩，所積逾萬首，而乃稱之曰打油，又豈得已哉！

抑吾聞之，宋有張打油者，嘗呵冷對雪吟曰『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其風趣如此；今醉丐之詩，包羅萬有，膾炙人口，豈獨詠雪及狗，抑且澆愁借酒，則其流傳必不爲人當作「張家出門乞化語」觀也，可知矣。是爲序！

庚辰秋暮草於萬松庵。

大規模時代化的印刷專家！

華龍印書館

承印中西書籍雜誌

期刊月刊銀行簿記

傳單股票五色石印

製本畫線裝璜美觀

技術革新上價低廉

諸君賜顧，歡迎歡迎

◎ 別創一格現代小說 ◎

青 年	愛 之 代 價	楊 花 別 傳	北 京 明 星	幕 中 人 語	花 生 大 王	解 鈴 記	水 中 綠	打 油 詩
--------	------------------	------------------	------------------	------------------	------------------	-------------	-------------	-------------

名目繁多，不及備載，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像小坪紫寶个

影近丐醉張者著个



影遺玉妻張个

打油詩

宛平張醉丐初稿

解釋「打油」詩的意義

詩名「打油」，乃係俚俗之作，語意淺陋粗鄙，難登大雅之堂，讀詩者謂爲「打油體裁」，與古之歌謠相仿；流傳閭里，至今不廢，偶翻舊書，見元人周挺齋論曲，中有一段云：「青安龍泉縣」，水淹米倉，有士人于志能，號無心者，欲縣官塞其漏洞，遂作水仙子一詞，以示其意，末句云，「早難道水米無交」其意以爲水米本有交情，故水乃入倉觀米，蓋取以觀之也，惟視其全集，自名樂府，當時士大夫曾評之曰，「此乃張打油乞化出門語也。敢稱樂府耶」綜觀此段記載，則「打油詩」爲一張姓乞兒創作矣，又輟耕餘載，劇場上丑角登場，必念上場詩，名

外面圓圓裏面方，却將天地盡包藏，
有他世上真快活，
最苦家中娶晚娘。

此四句確有所本，聞有一人，被後母逼出爲丐；故唱此詩以行乞，卽世俗所稱之「打油」詩也，嗚呼，醉丐老矣，一事無成，身世淒涼，倏忽廿載，生平最喜吟咏，悲來信口胡言，七字拈成，油腔滑調，不顧羞恥；任意刊登，雖爲遊戲文章，亦係得我張家出門乞化之傳授也；老爺太太，總要包涵，意義說明，俚詩作起。

賦得歪詩曰打油，江湖潦倒不知愁，老來別有傷懷抱，豈願甘心學下流。

打油意義說分明，如此吟詩豈爲名，到處逢人談趣語，只因抑鬱不能平。

做詩愈俗愈傳神，信口胡言是率真，平市秋風蕭瑟裏，衣衫襤褸是文人。

覷不知羞老更狂，立身何必露鋒鋦，吟詩縱酒生平願，世味辛酸已盡嘗。

瘦鴻哭兒……醉丐哭女

瘦鴻與余交稱莫逆，世變久嘗，同病相憐，懷才不遇，近在保陽經營實業，偕妻隱於市廛，握算持籌，孜孜求利，非所願也，昨接來書，暢談積愆，末述一醉丐與余爲總角交，善談諧、喜交游，有燕趙慷慨之風，當清季聽鼓山左，供職墾務時，嶄然見頭角，是時淮陰杜賓谷觀察（秉寅）總辦墾務，於三千人中，對醉丐獨垂青眼，以故同人羣以局中巨擘稱之，改革後，十餘年不見，民十七，余自濟南返故鄉，忽遇醉丐於北海濠濮間，土上班荆道故

，訝其神情蕭索，不似當年，亟叩其故，醉丐默然久之，旋熱淚奪眶而出，向余言曰，余年近五旬，膝下僅一愛女，厥名斐玉，性且至孝，行爲高潔，聰慧天生，不幸短命死矣，蘭芽甫茁，驟雨摧殘，老境如斯，能勿傷悼，余聽斯語，是日覺有無限感喟，蓋余亦抱喪明之痛，楚囚相對，天地茫茫，口占一律，寫醉丐并以自寫，詩曰，

自傷蘭玉後，萬事付悠悠（同咏）日醉三杯酒，狂歌幾句油（咏醉丐）
無聊偏佞佛，遣悶獨登樓（自咏）碧海青天夜，同深伯道憂，（同咏）

右律寫我二人隱痛，予影誰憐，應灑同情之淚，吾欲哭矣，吾不能寫矣，年華似水，老境悲涼，搔首問天，天亦無語，遙想吾兒孤墳郊外，雨灑風欺，不知小石碣猶在否耶，他年再訪兒墳，能否辨認，尙不可知，噫嘻！丐讀是語，悲從中來，君嘆無兒，我哀喪女，同是淒涼懷抱人，老來命運何衰颯，吟詩四首，聊當悲歌，

故人惠我一封書，往事如烟付歎歔，君恨無兒吾喪女，
淒涼身世竟相如。

勸君莫寫歎兒詩，哭女傷心我最悲，自古聰明逢厄運，
茫茫天道本無知。

罡風吹折一枝花，雙鬢蒼蒼感歲華，
安慰老妻含淚語，
中途分散是冤家。

老來一對嘆伶仃，好夢原來最易醒，
(成句)獨立蒼茫天地窄，
人生聚散等浮萍。

記義猿塚

蜀客歸來談，川軍第八師獨立混成旅旅長陳鶴鳴，奉令勦匪，軍駐川北一帶，該處層巒疊障，產猿甚多，一日陳子出獵，獲一老猿，縛歸獻於陳，陳欲殺之，老猿跪地哀號，若乞命然，陳憐而釋之，是夜約四更許，陳在旅部處理公務，尙未就寢，突有喧嘩聲音自營外來，驚而秉燭出視，見所釋之老猿，率小猿數十，躍躍前來，指北方長號不已，陳知有異，遂按其所指方向，仔細察看，則見有匪衆奔殺而至，當時憶及所屬之軍隊分防各地者甚多，在營者，人數不過三百，諒非匪敵，不得已以手作勢向猿求救，衆猿領其首，若允其請，轉身跳躍而去，俄頃，匪至，陳乃率衆迎敵，匪勢甚猛，抵禦正苦難支，危急之間，老猿前驅，率小猿無數，漫山遍野而來，各猿皆持木挺巨石，衝入匪羣，作殊死戰，匪覩狀大駭，隨戰隨奔，於是陳軍士氣大振，乘勢追匪，殺擄無算，大勝歸來，回視羣猿，已死傷大半，生者

環繞跪泣，陳心倍覺凄然，乃飭兵士，速備棺木殮死猿，合葬於川北石勒山之陽，立碣曰「義猿塚」墓成之日，全旅官兵，祭之以禮，此誠現代之奇聞也，丐聞此事，深嘆猿之能通靈性，採爲油料，詢起詩來。

報德只因饒一死，老猿靈性豈尋常，獨留義氣撐天地，
荒塚千秋弔夕陽。

爲傳警耗作哀鳴，月黑山深匪劫營，仗義願拚殊死戰，
看來畜類近人情。

殺聲四起夜漫漫，兵少真愁禦敵難，幸有群猿來助戰，
深山碧血未曾乾。

現代人心不忍言，天真泯滅已無存，思量仗義酬恩事，
老淚汎瀾哭義猿。

卅年前我國的軍艦

友自南洋歸來，據云遜清光緒三十三年，我國曾派何品璋，率海壽海容兩艦，赴星加坡，西貢等地巡視，抵西貢，西貢地方長官竭誠歡迎，舉三事表示優待，（一）不問華僑刑事

十日，（二）兵艦員兵，得以隨處閑遊，（三）兵艦員兵登岸不諳風俗者，派員指導，於是我國僑民額手稱慶，開會歡迎，當地民衆，登艦參觀者日以千計，老僑民並謂中國軍艦，自光緒初年，建威抵埠後，久無繼至者，相隔已三十年，今又復視，曷勝歡忭，嗚呼，安南本我藩屬，遜清末季，尙有我國軍艦前往巡視，今又三十年矣，能否再有軍艦前往巡視耶，思之嗵嗵，謝起詩來。

巡游率艦走南洋，三十年前何品璋，能與僑民留紀念，
淒涼世事感滄桑。

優崇待遇訂三條，艦隊南巡好目標，中國海軍應自負，
也曾海外慰華僑。

當年藩屬說安南，國事如今不必談，舊夢迷離休辨認，
撫今思昔最難堪。

鞏固中華立海軍，卅年國事太紛紜，空餘舊話燈前說，
悲感填胸酒半醺。

金華火腿

浙江金華火腿，俗稱南腿，中以「蔣腿」最爲名貴，其製法，須用柏木燻烤，然後放入醬缸，醬缸不需醬油，惟鹽是用，金華柏樹產量最多者，曰上蔣村，中蔣村，下蔣村，市售之南腿，最好者即上蔣村出產，因上蔣村山頂柏樹，年久高大，故甚得名，金華腿商，每在年底，祀竈日前，赴三蔣村收腿，譬如一家或數家宰一豬，留四腿燻以柏木，掛於簷際，聽候腿商收買，俟收買後，携回工廠，待過新年，入缸加鹽露浸製，每缸須密置狗腿一隻，味更鮮美，製腿最有名者，爲「蔣雪舫」云，此係蔣百里先生所談，謠詩紀之。

浙江火腿說金華，製法精研是蔣家，留與老饕供大嚼，
品評滋味萬人誇。

三蔣村邊柏樹多，採爲燻料費搜羅，雖然豬腿稱珍品，
秘製工夫要揣摩。

喜將滋味說家常，醃肉還須細忖量，加入一條肥狗腿，
開缸撲鼻獨聞香。

商人牟利費貲財，臘鼓鼕鼕買貨來，物在金華眞特產，
蔣家雪舫亦豪哉。

九九消寒圖

紫坪內子與文仙八妹，希孟大妹，於冬至的那一天，戲拈九字，均爲九畫，作九九消寒圖一幅，粘於壁間，文爲「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按天時氣候，日塗一筆，塗至九九八十一日爲止，閨中湊趣，風雅宜人，洵樂事也，因此憶及俗諺有云「一九二九，冷不出手，三九四九，冰凌上走，五九六九，堤頭看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九九八十一，寒消暖至，三寥寥數語，雖是俗話，確從實地測驗得來，謔詩四章，聊當紀事，閨中解悶，打起油來

陌頭楊柳待春風，消長陰陽字畫中，默察天時觀氣候，
看來九九數無窮。

抹綠填黃又點朱，陰晴須守舊規模，深閨樂趣知多少，
一幅消寒九九圖。

彩箋留得墨痕新，莽莽紅塵寄此身，八十一天忙裏過，
歲云暮矣又逢春。

忙煞生花筆一枝，閑來湊趣記天時，此中用意真風雅，
九字聯成絕妙辭。

拇戰連三夕

沂水張仲和二弟（鑄），日前約吉世安與老丐，在大美番菜館晚餐，席間拇戰甚豪，大飲白蘭地酒洵快事也，次夕吉世安又約丐飲於大柵欄厚德福飯館樓上，與向仲堅，劉一峯，周公夷，李寶叔，張紫垣，尙綺霞，趙硯奎，張仲和同座，豪談鬯飲，樂也融融，是時世安之長孫公子肇延，在座相陪，口操英語，極其純熟，青年英俊，大有祖風，老丐愛其活潑天真，中心尤爲健羨，向仲堅先生，性耽風雅，酒量尤豪，第三夕在致美齋設筵，約丐痛飲，座中又與方石珊大夫相遇搗開酒陣，拇戰互有勝負，飲罷同赴中和戲院，觀陸素娟演太真外傳佳劇，返寓時，已魚更三躍矣，謫時紀事，打起油來。

四座騰歡拇戰豪，舉杯香泛紫葡萄，江山如此須沉醉，
在座看誰酒量高。

精通英語性聰明，有志青年事竟成，老丐無聊談醉話，
維持爾祖老聲名。（贈吉世安長孫公子肇延）。

名滿歌台藝術誇，性情瀟灑玉無瑕，論交湖海拚狂飲，
好友欣逢尙綺霞。（小雲字）。

喜開酒陣費安排，知己聯歡致美齋，我羨蜀中老名士，
豪談縱飲慰詩懷。（向仲堅先生）。

彭女士居家授課

彭琰長女士（國琬）湘人也，係廉吏彭同九先生之長女，性豪俠，喜讀書，處事以誠，語多直率，幼年隨父宦游南北，世變飽經，深慨時事維艱，乃毅然努力文學，以求深造，自既在國立北京女子師範畢業後，又從桐城姚仲實先生（永樸）游，因此學識大進，嘗自謂讀書既能養氣，又能增長見聞，熟讀古人書，應做今人事，抱負如此，人皆敬慕其才，貴筑姚茫父，吉昌陳師曾兩先生，對於女士，當年獨加青睞，沔陽張難先，秦縣凌植支兩先生，與女士本有世誼，喜其好學不倦，當面獎勉有加，壯年佐夫於軍旅之間，仍然不廢學業，近在北京，閒居多暇，擬在家設帳授課，如詩書易，禮春秋，及史記古文作文文法等類，願與同志共同研究，女士現寓西城關才胡同內，南半壁街十號，有志向學者，可以索閱詳章，油料採來，誦詩四首，以紀其事。

門牆桃李愛栽培，博覽詩書絳帳開，脫盡庸庸脂粉氣，
湘江自古有奇才，拋開針黹作文人，閉門授課明吾志，
豪爽胸懷性率真，廉吏家風不諱貧，俠情豪氣未能除，
過眼繁華付子虛，立志生平喜讀書，蒼茫天地皆空幻，
當年苦讀拜名流，萬般樂趣此中求，正已存身有善謀，
同志共研真學問，

周母壽辰徵詩文

長山周履安秘書長，自兼任北京市財政廳長以來，政務浩繁，親自處理，持躬廉潔，足以表率羣僚，舊歷五月初四日，（即國歷六月十二日）爲周母李太夫人八旬晉二壽辰，同寅友好，本擬屆期稱觴慶祝，因周氏奉有母命，囑以當此時艱民困，毋得鋪張，致耗物力，向各友好一再堅辭，李太夫人，義方教子，晚福醇醇，謙德可風，更覺令人敬仰，因此遂由秦紹文市長（德純）聯合同寅至友發起，徵集詩文，藉文字以表彰盛德，聞是日如有餽送禮物者，一律璧謝，收文地點，由中南海公園事務所收轉，時期最好在國歷六月十日以前，以便裝璜懸掛，老丐在寓接有徵文啓事一冊，除是日親赴中南海迎春堂祝嘏外，謹賦俚詩，以伸慶祝，並刊報紙，用廣宣傳，至於句之工拙，未敢必也，詩曰。

星輝寶婺照萱幃，壽享遐齡羨古稀，天佑善人承福澤，

紅榴色染老萊衣。

久著賢聲播梓桑，朱顏鶴髮壽而康，詩書門第留模範，
教子成名有義方。

鶴算欣添海屋籌，服官訓子作名流，廣川風俗真淳樸，
賢母生平有善謀，

華堂拜祝競承歡，桃熟瑤池獻玉盤，歌頌南山稱上壽，
筵開八秩醉團欒。

受嗎啡毒者之統計

遼東歸客談及，現在遼東一帶居民，無論男女沾染嗎啡嗜好者，日漸衆多，據世界紅十字會瀋陽分會調查，瀋陽城內，去年由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日止，負地方之責者，掩埋無名路倒屍體，共計二千二百九十七具，內中因受嗎啡毒殞命者，占其半數，此僅就瀋陽一市而言，倘遼吉黑三省人民計算，其數更不知凡幾，嗚呼，毒骸瀰漫，害人深矣，哀我無辜人民，何竟執迷如是，爲圖片時安逸，致染終身痼疾，身敗名裂，國人不齒，自取之咎，夫復何言，可思至此，悲感填臆，深盼同胞，自知警惕，毅然戒絕，免惹煩惱，閨中無事，調起詩來。

嗎啡有毒人偏嗜，滅種傾家嘆奈何，毒骸瀰漫真猛烈，
驚心世上竄民多。
一年統計使人驚，死走逃亡記不清，東省人民悲毒禍，
自甘墮落氣難平。
嗜毒因何竟自甘，官場禁絕笑空談，可憐遍地骷髏骨，
狼藉情形太不堪。
中華毒禍害人深，如此民生感不禁，統計分明難掩飾，
此中確數使人驚。

兩頭笨牛

昨聞友談，小學校教師，一日上堂，講授算術，當堂向一學生問道，「一加一是多少呢」學生答道是「三」，教師見其答非所問，急道，「唉，你真是笨牛，如今我和你兩個加起來，是多少呢」，學生急答道，「兩頭笨牛」語未畢，全堂鬨笑不已，巧聞此事頗趣，謔詩打起油來。

頑童心思真奇笨，數目居然辨不清，所答因何非所問，當堂氣壞老先生。

糊塗可笑是兒痴，出語因何辱老師，數理不知增醜態，中華教育最堪悲。

徒本愚獸師亦羞，忽然喻作兩頭牛，講堂今日談加法，竟惹旁人笑不休。

小學校中多笑料，生徒大半性頑皮，說來答數真難解，正是先生發氣時。

張勳與王克琴

王克琴，係二十年前津門之著名女伶也，天生麗質，紅極一時，色藝均優，羨之者大有人在，是時張少軒大帥（勳），駐軍徐州，威震天下，過津時，曾識王克琴，慕其色，頗思羅致之，寵以專房，軍務倥傯，總未如願，大帥本有一妻四妾，自顧行年六十，求子心切，憶及克琴，終日念念不忘，未幾克琴離津赴漢，演戲之成績極優，暫不作北歸之想，大帥聞訊，不過徒喚奈何而已，有官僚某，欲謀充某處總辦。投轄門屢次請求，大帥有難色，某官僚在旁進言曰，「以大帥之力，何求不能得，人非木石，孰不欲圖報於將來，願大帥援加以手」，大帥嘆曰，「有是哉，子亦知王克琴之演戲乎，所謀之事，容徐圖也」，某官僚會其意曰，「王克琴天人也，苟得有力者，藏諸金屋，是真幸事」，大帥笑而領之，越數日，王克琴輟演於漢皇矣，又一日，某官僚榮膺某處總辦矣，更二日，王克琴到徐州矣，入門提出條件種種，大帥悉允其請，于是王克琴遂為張勳之第一紅人，此係得諸友人傳述，謔詩打起油來。

官事難分假與真，金錢魔力可通神，請看附鳳攀龍輩，
援助還須仗婦人。
纏頭一擲費千金，我羨坤伶王克琴，自古英雄多好色，
錢能收買美人心。
叱咤風雲統萬軍，徐州坐鎮羨張勳，繁華一夢隨流水，
留與他人述豔聞。
百計鑽營為發財，居然運動美人來，中華官事休提起，
花樣翻新逞妙才。

一天得了三種安慰

老丐最近的生活，極其安閑，守分安貧，讀書以養吾志，紫坪內子近在西四牌樓馬市大街高宅授課，家僅剩我一人，每感無聊，則飲四兩燒酒，誦幾首歪詩，於清靜中，獨得其天然樂趣，星期日，好友慶博如枉顧，丐遂約其在外午餐，午後又同好友厲南溪往公園參觀畫展，午後五時許，在至親賈福堂家，喝了一盅酒，晚間偕內子赴南溪家晚餐，醉後歸來，就誤了報社的一天打油工作，捫心殊覺愧對胡通海社長待我之厚誼，然在一天之中，得了三種安慰，思之亦足自豪矣，油料採來，賦詩以紀其事。

酒樓暢飲樂融融，萬事商量付醉中，交到老年情最摯，
人生何必計窮通。

老人對我獨垂青，執筆親書座右銘，老丐當筵添感慨，
舊時親友半凋零。

慶博如贈丐座右銘聯一付，文曰「刻已又何妨，須留神失手刻人，刻子刻孫還刻福！」安心無不足，最稱意對天安命，安生安樂自安身」得此喜極欲狂，此後遇事自當警惕，遂約博如往西潯陽飯館痛飲，並邀馬希元三內兄相陪，縱飲暢談，得了一種安慰。

藝術能存舊楷模，丹青下筆有工夫。公開展覽留成績，一幅江干漁父圖。

聯袂公園看畫來，雪廬師友盡英才，少鞅作品南溪句，皆是文壇好體裁。

雪廬師友連日在櫻園春口畫舉行畫展，唐怡之山水，鍾質夫田世光之花鳥，陸鴻年之人物，均博好評，尤以晏少翔之「江干漁父圖」最稱佳作，詩人厲南溪賞鑒之餘，當時題句云：

「漁翁獨坐晚江頭，手持釣竿凝雙眸，蕭疎不見蘆花白，但聞蘆葉風颼颼，蒼烟四起滄波闊，滔滔日夜向東流，自古釣徒長寂寞，與之盟者惟沙鷗，吾亦思逐沙鷗去，閒弄扁舟江上秋。」

當時並由老丐在旁慫恿，請少翔將此幅作品，另繪一幅以贈南溪，經少翔慨允，於是老丐中心又得了一種安慰。

燕市重逢骨肉親，一樽濁酒話酸辛，思量舊夢成空幻，同是蕭蕭白髮人。

養親鬻藝獨登場，我羨青年賈少棠，願借笙歌寄懷抱，梨園博得姓名香。

賈福堂係春陽友會老票友，工淨角，名滿歌場，與丐係至親。闊別已二十年矣。其子賈少棠。爲老伶工張春彥之高足。習鬚生。最近在京嚮藝養親，好自爲之，前途正未可量，老丐昨往賈宅閑談，經福堂留飲，少棠在旁執禮極恭，欣快之餘，不覺大醉，此亦中心之一種安慰。

喜晤賈福堂話舊

賈福堂乃北京之舊家子弟，與丐誼屬至親，清季在軍政界服務有年，民國改元，棄功名如敝屣，以研究舊劇，寄其懷抱，性豪爽，喜交游，引吭高歌，嗓音宏亮，沉着而有韻味，當年經友介紹，拜已故名淨金秀山爲師，研究舊劇，藝得真傳，紅氍毹上，一鳴驚人，春陽友會中，佔有重要位置，名馳票界，到處均受歡迎，十年前福堂應海上友人王曉籟之約，赴滬教授舊劇，其公子少棠陪同前往，父子寄居於春申江畔，均以嚮歌售藝，覓其生活，自食已力，恥與世爭，傷心人別有懷抱，志趣清高，安貧以守吾分，少堂係老伶工張春彥之得意高足，工鬚生，文武兼優，現在北京各劇院獻技，博得好評，好自爲之，前途真是無量，日前福堂由滬北返，枉顧敝廬，闊別重逢，烹茶話舊，丐見福堂老而益壯。精神矍鑠異常，談及親舊，多半凋零，福堂之兄文峯係丐之姊丈，現時賈家老輩，僅餘福堂一人，丐之身世，亦感淒涼，兄逝弟又失踪，張家老輩，孑然剩我，滄桑人事，撫今思昔，不禁感喟系之，油料採來，謔詩四首，以誌吾慨。

打油詩

人生聚散笑浮萍，舊曲淒涼不忍聽，煮茗傷心談往事，
親朋多半已凋零。
老當益壯有精神，燕市重逢話劫塵，如此河山如此恨，
迷離舊夢繞春申。
淒涼老境偏餘我，明媚春光又遇君，遇事只存知足念，
滄桑人事不堪云。
子能安慰老人情，藝學梨園有盛名，十載歸來欣聚首，
孝親獻技是生平。

記梁寒操

肇慶梁均默先生（寒操）書法卓絕，速記尤所擅長，民國十四年，梁在廣州青年會服務，羣皆健羨其才，一日，汪精衛先生蒞會演講，由梁担任記錄，所記汪氏演說詞句，備極詳細流利之能事，因此汪氏加以青睞，稱爲政界不可多得之才，十餘年來，屢次提拔，在中央遂成爲重要人物，梁雖大走官運，見人則和藹異常，公餘多暇，仍以讀書臨池，爲其正常工作，書生本色，用功極勤，賦性忠誠，與新聞界朋友，尤多接近，且極注意禮節，無客不見，有

信必答，做人之步驟如此，此其所以能發達也，昨聞友述梁之操行，謔詩四首，打起油來。

名流演講喜追陪，現代青年大會開，人海浮沉誇倖運，全憑速託展宏才。

官場留得好聲名，服務中央守至誠，政事紛紜心淡泊，依然本色是書生。

埋頭工作喜揮毫，書法知名興亦豪，晉帖漢碑尋樂趣，文人懷抱最清高。

維持輿論本虛衷，處事生平自不同，行政當然須穩健，但求無過不求功。

墨西哥舉行麻子比賽大會

美洲歸客談及，墨西哥北部，最近舉行麻子比賽大會，聞其比賽結果，第一名臉上的麻子，有五百多粒，得獎美金，五百餘元，第二名四百九十四粒，得獎美金四百九十四元，其餘八名，以麻子多少，定得獎高低，事太滑稽，可稱創舉，諺云，「十個麻子九個俏，一個麻子值一吊」，又云，「一粒麻子一担田，終身米麪吃不完」，聲價如斯，其貴重亦可想見。

，不過人生習慣，以麻臉爲生平憾事，然其五官俱備，四肢皆全，既不妨於飲食，又不碍於奔走，做事與無麻者一樣，表面上何必專求美觀，只恨文人淘氣，偏要指其疵點，嘗見有嘲麻子之寶塔歌曰「篩，天牌。銅羅蓋，雨灑灰台，蟲蛀乾白菜，石榴皮翻轉來，爛泥遇着釘鞋踩，滿天星斗烏雲掩彩，日落漁家張網門前晒，屁股生熱疔，癩去痕猶在」句句隱切麻臉，嬉笑怒罵，可謂盡其能事矣，探爲油料，謔起詩來。

新奇比賽墨西哥，麻子看誰比較多，博得獎金名第一，
當場露臉是篩羅。

莫笑先生滿臉麻，天然特色向人誇，看來還是尊容美。

願把圈兒密密加。

十麻九俏好名辭，醜像難遮滿面疵，故意使人留缺憾，

突然翻捲石榴皮。

麻臉人皆愛撒刁，本來面目最難描，此番比賽留成績，

意氣當然分外驕。

喜得姚范父畫

貴珉姚范父先生，（華）文章道德，溥海同欽，著作等身，詩書畫世稱三絕，先生逝世

後，及門弟子王伯群搜其遺稿，得三十卷，刊印行世，名曰「弗堂類稿」得之者皆珍視之，丐與先生之次公子蒼均，係高師附中同學，道義相交，感情極洽，日前蒼均來寓閒談，因丐寓齋懸茫父先生所繪紫藤蘿條幅，被好友張仲和摘去，遂贈給家藏先生所繪之山水橫幅一紙以補其闕，畫爲小幅，係己巳初冬茫父先生寓居城南蓮花盦時寫意之作，並題一半兒小令曰「懸巖瀑，似龍垂，掛嶺寒松偃碧枝，畫個閒人倚檻時，兩般宜，一半兒聽風，一半兒水」紙隙蒼均書跋語曰「先大人自丙寅孟夏，攢風痰，左臂不仁，至庚午孟夏，遂捐館舍，四五年之間，日揮殘臂，爲養病遣是資，得者珍惜，此正病後三年之作，丙子夏日，檢視遺墨，奉此以貽醉丐學長」未署姚盦敬贈四字，丐得此畫，欣喜欲狂，覓工裱就，仍懸壁間，得意之餘，謔詩四首，聊當紀事。打起油來。

生平三絕詩書畫，傲骨崢嶸老議員，遺墨流傳稱至寶，
雅人丰範溯當年。

藝林爭羨姚茫父，海內知名著作家，人海茫茫能解脫，
一生心事在蓮華。

（先生居宣南爛縵胡同內蓮華寺灣最久故云）

同學相逢意氣親，淵源家學作文人，願將詩畫承先志，著作隨身不諱貧。

一生最愛談風雅，作畫吟詩興最狂，老丐清貧添嗜好，喜將名畫善收藏。

日本人洗澡

老友平子近自東京郵寄一函，內述日本風俗習慣甚詳，據云，「日本人洗澡，與衣食住行，皆認爲是生活上最大要素，清潔已成習慣，不論大小城市，在街頭巷尾，到處皆可看見「錢湯」二字，按，「錢湯」即係「浴室」男女同浴，乃該國之特殊風俗，並不希奇，每當夕陽西下之時，男女老幼，皆到浴室沐浴，進門爲更衣室，大家爭先恐後，脫去衣服鞋襪，匆匆忙忙的走進湯室，隱約的湯霧迷濛中，可以看得到男性和女性，赤條條的肉體美，不過日本人的男女同浴，並不是男女同浸在一個浴池洗澡，湯室中仍有半段板壁隔開，更衣多半是夥在一處耳，此外家庭中僱用的下女，終日操作，每日既沒有破鈔進「錢湯」的機會，她們的洗澡，皆在家庭院中的井邊，農婦居住鄉間，若欲沐浴，或在樹陰、或在簷下，趁着黃昏暮靄，三五成群的，嬉嬉笑笑的在那裏洗澡，她們的態度十分自然，毫無羞澀情態」老友所述如此，謔詩打起油來。

男女閑來喜浴身，養成清潔好精神，入門同洗無分別，坦白居心日本人。

街頭巷尾往來忙，飯罷閒游踏夕陽，小妹低聲呼阿姊，再行幾步到錢湯。（浴室也）

同湯試浴要包涵，潔白身軀豈畏慚，板壁隔開須認識，這邊女性那邊男。

鄉間湔浴是通融，皆在房簷樹蔭中，曲線天然呈美態，青山暮靄夕陽紅。

鄒隱塵談鹽價

登州鄒隱塵，名大，性豪放，喜交游，博學多聞，工詩善畫，能以左手寫字，書法尤佳，與丐訂交數年，感情融洽，近承隱塵，惠我自繪壺瓶條幅，並附一函云，立冬日，偶得片閑，匆匆畫就壺瓶七個，並用打油體，率題四絕云，「風流醉丐夙聞名，酒市相逢心益傾，客裏結交無可贈，半張薄紙是人情」，日日見君總打油，家中積蓄應勝求，料他久慣揩油者，看此多油也許愁」，「瓦罐磁瓶泥作壺，搜羅幾度費工夫，贈君權當貯油器，未識目前足用

打油詩

二四

無「我亦效孺學打油，班門弄斧儘堪羞，字生句澀君休笑，筆墨者般真是鄒」。詩畫持贈，尙希晒納，意原不在筆墨，故工拙亦不暇計，畫時並未預算瓶罐壺各種數目，畫成數之，恰爲七數，適合柴米油鹽醬醋茶之用，其瓶之最老者，可以貯鹽，弟家濱海，又係產鹽區域，猶憶兒時，鹽價二十筒斗，每斗不過制錢三十文，今則每百斤大洋六角，每斗約五十斤左右，計二角上下，已十倍於五十年前矣，生平不管家事，北京鹽價，未之前聞，據情推想，常數倍於弟處，此瓶雖小，或可足用，倘兄猶以爲小也，後當補作大者，如何，一笑」。隱塵借贈齋，大談鹽價之比較，深有慨乎五中，對我之情，更當感謝，因此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瓶壺瓦罐費商量，聊作人情紙半張，我羨先生真灑脫，
不談時事話家常。
如此年華沒奈何，無聊家事自消磨，關心民瘼談鹽價，
足見文人感慨多。
文字論交本至誠，酒家相遇慰生平，江湖到處稱鄒大，
善畫知書舊有名。
萍踪遇合證前因，世味親嘗辨苦辛，莽莽風塵添感慨，
此生深悔做文人。

林畏廬手札一紙

老友厲南溪，工書畫，喜收藏，現在天津服務，公餘多暇，時往津市閑游，曾在張陶古收售字畫處，覓得閩縣林畏廬老人手書墨跡一紙，其文云：「大作佳處，已恭錄其後，防公急欲一見，故先奉繳，羣盜蟠據大學，蔡元培爲之護符，直養癰於身。養虎於室，禍將蔓延不救，憤極無可發洩，適蔡氏以書來徵文，故以巨棒棒之，姚叔節大以爲不然，以爲紆上人之當，雖至好如夢，且亦防紆之得禍，徐又錚則惜紆文，以明珠投暗，皆非是也，七十之年，無補於世，當此名教煨燼之際，再不一撥寒灰，則將盡滅，承諭爲不朽，愧極，春榆亦有書來，足見我輩之同心，立圖書館於天津，網羅羣籍，蒼萃精刊，至今爲人所樂道。戊午己未之間，復長教育部，時於自宅闢雙鑑樓以藏精本書，近數年來，廢肆之以珍本書求售者，必先登門請鑑定焉。詩文無不工，書法更爲世所重，喜遊歷，名山勝水，常繫遊驄也，今夕必赴尊約，請更約春榆，此上太保教下，紆頓首」。南溪得此墨寶，喜不自勝，由津寄示老丐，代其欣幸不已，按春榆，係郭曾沂侍郎之字，太保是誰，待考，閒中無事，賦詩四首，以記梗概如是。

荆棘當塗未剷除，滿懷孤憤數行書，願伸大義尊名教，
正直無私林畏廬。

教育文章屬老成，各分黨派逞私爭，明珠投暗真堪惜，知己應推徐又錚。

文運衰微歎若何，誤人惑世走群魔，先生義憤難排洩，棒喝當頭感慨多。

文章不朽是精神，崛起持躬是老人，我羨南溪工賞鑒，數行遺墨喜藏珍。

謝沈雲潛先生贈詩盛意

老丐終年窮混，身世深感淒涼，雖屆新春，難消舊恨，日前枯坐斗室，正在無聊，忽接一函，折而閱之，乃天門沈雲潛前輩惠我古風一首，詩曰「醉丐不知何許人，相逢燕市以酒名，腹撐文字作生涯，餘事更能以詩鳴，小陽時節風如箭，青蓮座上初相見，十年舊事話從頭（郭威鄉庭爲君舊友）三杯以後便赧面，頗疑醉貌不醉神，乃知丐名不丐心，丐亦有道醉亦樂，踏破芒鞋何處尋，我聞醉鄉可封侯，高據酒泉隘九州，又聞丐中多義俠，呼寧不食恩可酬，今日之丐只丐錢，黃標紫標百萬千，亂世羣雄皆惡丐，辭丐視之若浼焉，世外桃源夢中鹿，牀頭壺酒萬事足，况有先公手澤存，志不能降身不辱，予本舊都老閑身，十丈當年逐

軟塵，祇今但買酒家醉，典盡鴈鷺不丐人，醉丐呼我爲老友，不應謙謙輩稱後，幾時丐得龜頭春，與君長安醉大斗」詩後綴以數言謂「醉丐本舊家子，遭時不造，賣文爲活，以酒爲命，與予同好，除夕前旬日快雪時晴，看劍引杯，遂成長句，贈之以博一粲」詩句慷慨激昂，自覺當之有愧，勉賦俚句，敬謝感情，油氣沖鼻，前輩聞之，必當作三日嘔也，一笑。

只因生性不趨炎，詩債難償酒債添，燕市相逢拚一醉，
論交我羨沈雲潛。

願從文字見交情，世路崎嶇感不平，一首新詩情懇摯，
老人心地本光明。

挑燈話舊感滄桑，酒肆流連學楚狂，如此年華須縱飲，
長安街上往來忙。

論文我自愧無才，前輩多情獎勉來，醉後高歌天地窄，
憂時懷抱不能開。

腰細腿白屁股大

昨在友人處，見有轆轤體詩三首，詩曰，「（腰細腿白屁股大）我欲摟之她弗答，啓門大嚼且療飢，饑涎三尺滴滴搭」。「娟娟婷婷叫呱呱（腰細腿白屁股大）老奴休下玉鏡台，試問他人嫁不嫁」。「嘴闊臉扁鼻梁塌，如何你就愛上她，只緣下部生得好，（腰細腿白屁股大）讀罷仔細思量，頗爲有趣，此種現像與心理，摩登男女，出入於交際場中者，均皆有之，悶極自遣，謔起詩來。

「腰細腿白屁股大，」只因有現不能兌，歌場舞榭且流連，問你是誰乖寶貝。

愛你慧中秀於外，「腰細腿白屁股大，」風流引得少年狂，慾火燒壞天靈蓋。

逢場我我與卿卿，綺夢如烟記不清，（腰細腿白屁股大），最撩人處最多情。

馳騁情場添了害，暢談戀愛真無賴，若能真個且銷魂，（腰細腿白屁股大）。

今年酒運大亨通

「春滿鴻蒙，努力作工，大吉大利，酒運亨通，」此十六字，係老丐於廢歷正月元旦日試筆時所寫，若論今年酒運，最佳特佳，近來親友餽我美酒多瓶，終日昏然大醉，噫，國事飄零，身世伶仃，衆人皆醉，何忍獨醒，須知醉丐之醉非真醉也，環境所逼，是以不得不醉也，親友投吾所好，足可慰我渴懷，賦詩四章，聊伸謝悃，東拉西扯，打起油來。

濁醪獨自酌春風，如此人生感慨中，
慰我情懷償我願，今年酒運大亨通。

親友餽贈酒多瓶，醉飲真能養性靈，
濁世茫茫愁裏混，立身天地羨劉伶。

莽莽紅塵醉裏逃，中華遍地長蓬蒿，
我生不幸逢斯世，借酒澆愁興亦豪。

數首歪詩酒一樽，淒涼國事不堪論，
昏然大醉無牽掛，坦白爲懷直道存。

寶畫隱課畫

寶華林女士（珊）學問淵博，藝擅丹青，在教育界服務有年，栽培後進，久負時譽，曾充黎宋卿先生（元洪）家庭教授，耆儒名媛，咸器其才，年來塾居平市，日以琴書自娛，大有飄然物外之概，聞先生係傅沅叔先生（增湘）高足，所學素承師旨，著作等身，近以讀書餘暇，願課畫以資消遣，約集同志，共相研究，力求藝術之發展，「畫隱」二字，乃先生課畫之署名也，先生寓西城石駝馬大街四十三號，備有簡章，函索即寄，賦詩四首，打起油來。

發揚文化展天才，教育宏施仗妙裁，絳帳賢聲傳海內，
莘莘學子盡栽培。

多才博藝震公卿，講學原來不爲名，術擅丹青人共仰，
先生到處受歡迎。

藏園弟子足稱豪，善畫知書品自高，尺幅寸縑皆妙品，
午窗無事喜揮毫。

琴書作伴足歡娛，如此年華且課徒，燕市優游稱畫隱，
全憑學問見工夫。

李芷洲借新豔秋賞菊花

李芷洲先生，性耽風雅，博學多才，與丐交誼甚篤，賭酒吟詩，極感興趣，昨接先生函示，謂借王玉華女士（新豔秋）及其兄嫂往西城丁章胡同駱宅賞菊，承駱子騏先生優待，喜賦二律，詩曰：「晚秋爭賞冷香花，隱士門前駐寶車，盆菊奇英陳百種，金精秀朶出三巴，釵光鬢影重陽節，掃徑迎賓五柳家，謝絕簪纓爲老圃，幽居故國傲烟霞，」「舊京猶有傲霜花，游子欣停油碧車，幾日淵明歸栗里，殘秋子美滯夔巴，清芬暗動騷人興，佳色深藏處士家，不憚胼胝勤灌溉，西川一老隱烟霞，」丐也無才，敬讀數遍，不揣謬陋，和以俚詩，東扯西拉，工拙不計，隨時遣興，聊當解嘲。

過了重陽賞菊花，美人名士駐香車，殷勤款待秋風裏，
共話滄桑感歲華。
個儻風流李芷洲，菊花香裏且閑遊，傲霜迥露東籬色，
到處爭誇新豔秋。
先生終日爲花忙，灌溉辛勤護冷香，平市秋光容小隱，
駱家風趣豈尋常。
老丐無聊也和詩，只因生性不趨時，秋花尙有人欣賞，
培植群推駱子騏。

秋熱寄懷好友

秋風乍至，炎熱未消，枯坐無聊，思我好友，閑中無事，打起油來。

文人竟受多情累，願對西風訴不平，綺擘未除愁緒湧，
床頭兒女可憐聲。

老友厲南溪，與丐交稱莫逆，最近南溪因其夫婦間發生齟齬，訟事至今未了，意態極其頹喪，移居琉璃廠，閉戶著書，生活亦感寂寞，丐獨悲其小兒女，自離娘後，每當深夜思娘，對阿爺又不敢現於形色，嗚呼，大人惹煩惱，小女兒何辜，詩以咏之。

性耽風雅羨蘧廬，道德文章我不如，獨咏新詩寄懷抱，
文人積習未能除。

李蘧廬係丐生平最好的朋友，文章道德，譽重士林，公餘多暇，吟詩飲酒，怡養性情，平市寄居，亦高尚之士也。

記否明湖浪漫游，不堪重說舊風流，相逢同抱滄桑感，
留得填胸一段愁。

章紹萱（鵬萬）與丐爲總角交，歷任豫省縣知事，一官廉潔，兩袖清風，最近寄居北京，不問時事久矣。

小友聯歡聚寶誠

日前爲友辦事，赴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踐約，將事辦理，粗有眉目，正欣慰間，忽遇小友管彤古，彤芬，彤潔，遂偕往各處閑遊，只因環境多煩惱，幸得浮生片刻閑，能與幾位小友說幾句傻話，慰我愁緒，亦樂事也，游罷出園，管彤古提議，要請吃飯，情不可却，乃往西長安街聚寶誠聚餐，當時彤古堅欲坐主位，囑彤芬彤潔作陪，強老丐高踞上坐，拼盤一個，燒酒四壺，縱飲飽餐，歡騰四座，席間，彤古大談兒童故事，使丐笑不可仰，本應自己會鈔，小友堅欲付錢，至今思之，殊覺愧赧，嗚呼，百年一夢，爲歡幾何，得此安慰，老丐老境更無慮矣，謔詩四首，打起油來。

卅年懷抱太淒涼，酒食徵求熱鬧場，老丐當筵眞徼倖，
自加徽號小孩王。

文字難求片刻閑，自傷老境淚潛潛，寸心只願常安慰，
愛與兒童共往還。

管家兄妹太聰明，約我聯歡聚寶誠，惟有兒童能實踐，
看來世事半虛名。

論交今日到兒童，身世商量感慨中，夢死醉生聊鬼混，
人情國事馬牛風。

秋熱無聊懷我好友

秋熱逼人，揮汗如雨，家居深覺悶損，忽然憶我良朋，悶極無聊，謔詩二首。

廿年身世感飄蓬，知己應推蔣瘦鴻，四顧蒼茫悲子影，

不勝惆悵立秋風。

蔣瘦鴻與丐誼屬至親，情誼極厚，遜清光宣時代，老丐聽鼓稷垣，是時瘦鴻亦隨宦在濟，詩酒盤桓，過從尤密，別後忽忽已三十年矣，年前瘦鴻北旋，在京市喜相邂逅，小聚數日，瘦鴻又作保陽之行，去秋瘦鴻重返故都，卜居於東四牌樓辛寺胡同，丐曾住談一次，最近往訪，瘦鴻又他遷矣，踪跡難尋，賦詩誌感。

平市秋風傲此身，論交卅載性情真，生平政績真堪羨，

名列循良第一人。

利津崔耘青（麟臺）是丐三十年至友，昔在濟南，同游於大明湖上，吟詩賭酒，洵樂事也，今崔君歷任大興縣知事，久着政聲，脫離政治羈絆後，寄跡東城利溥營，一別又數月矣，暇當往訪，兼索詩債。

新女性起居注

昨聞友談，謂現代的新女性，真是放縱到極點了，她們的野性如奔馬，終日靜坐深閨，是不耐煩的，必須像猢猻一樣，到處亂躡亂跳，方稱她們的心意，至於她們的修飾，打扮的奇形怪狀，簡直的如同魔鬼一般，從早至晚，所耗的光陰，大半全是嬉戲與裝扮，每天所需要之物，如香粉，蔻丹，絲襪，綢衣，此外則無線電，德律風，麻雀牌，彈簧床，汽車，以及公園，旅館，電影院，醫院，皆與她有密切的關係，金錢擲之如糞土，天天自在逍遙，否則不能稱爲新女性矣，丐聞此語，意有所感，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現代一般新女性，形骸浪漫愛風流，拋開家事談交際，到處逢人說自由。

茫茫慾海起狂波，愛學時髦樂趣多，揮霍金錢如糞土，優游歲月任消磨。

愈能闊綽愈輕狂，怪狀奇形炫艷妝，自古紅顏容易老，溫柔不住住何鄉。

街頭巷尾賣風騷，拆白全憑手段高，羞恥看來須打倒，不能再說舊貞操。

雨夜不寐憶及四友

前夕由報社冒雨歸來，時值戒嚴，車行甚慢，入門衣履盡溼，脫下囑老妻以火烘之，清夜不寐，憶及四友，採爲油料，譔起詩來。

豪氣逼人胡井伯，雙虹榭畔自優游，手忙脚亂因何事，對客揮毫樂不休。

老友胡井伯，最近喜揮毫，終日在北海雙虹榭，以手指作畫，並用脚趾作書，應酬甚忙，豪興不減。

老友欣交楊曼青，寄身天地獨忘形，糊塗歲月醺然醉，樂趣商量酒一瓶。

楊曼青年老而性滑稽，與丐交稱莫逆，傷時感世，舉目淒涼，濁酒千杯，聊以遣興，乃今之傷心人也。

小說名家徐劍膽，一枝妙筆獨生花，宣南寄跡容高隱，白髮青燈遺歲華。

徐劍膽與丐爲二十年老友，從事小說事業，名重藝林，文字聯歡，乃丐之益友也。

刻竹爭傳張志魚，寄斯盒裏樂何如，雅人別有真懷抱，門外常停問字車。

張志魚工刻竹治印，亦丐之益友也，時相過從，感情極佳。

雙料綠頭巾壓不死人

市城東，某最高學府之側巷，有庖人某，善居積，出平素所蓄勞貲數百金，購屋於此，以餘屋賃居學子，營非正式公寓之業，並附設食堂焉，經營近十稔，以鯁直見稱於人，惟其生性剛愎，所生之女，衣食教育，悉自任之，不聽其婦之參預，惜已目不識丁，日孳孳以圖利，遂不能行其父職。娑婦係土妓，因妍識而實行同居，兒女主放縱，不加干涉，長女蓮姑，豈蔻年華，身體發育，胸際雙峯突起，入握如棉，夏日單衣，尤爲顯露，有時亦其雙足，圓膚緻緻，更覺動人，女年雖稚，已解人事，終日喜與男性，打情罵俏，母佯禁而實縱之，其父猶未知也，近僱一夥，性佻達，喜修飾，蓮姑見而傾心，月下燈前，互傾肺腑，夥以弱女可侮，乃施其挑逗手段，以博女歡，且市糖果以餌之，某夕女向母詭稱腹痛，急如廁，行經夥所臥處，遂相歡好，翌晨，寓客察女行動有異，莫不竊竊私語，只以不便干預，羣皆忍而不言，未幾，女弟亦知之，遇女登廁，輒尾隨之，女愬於母，母忌甚，反譖其弟於其父，父不察，撻兒至流血，是時其母受夥之賄，不但甘爲女滌污衣，且女欲赴夥處，必先告其母，母深與未減，見獵心喜，亦入戰團，正在愛情濃厚之際，廁中復來一縫工，與女亦相懽悅，從此四人攻守同盟，鄰里知而恥之，有好事者，諷某偵察，某悟，嚴責其婦及女，於夥則顧及金錢，未之遣也，噫，某爲圖利，甘戴綠頭巾，其行爲亦可鄙矣，聞友述此，深慨世俗

澆薄，教化所敗，畸形之家庭現象如此，乃禮教墮落之一幅寫真也，興念及此，擲筆一歎，採爲油料，翻起詩來，并爲担負家庭重責者，作一警告。

妻淫女蕩自爲媒，從此家庭孕禍胎，雙料綠巾頭上戴，原來目的在求財。

錦被聯歡好事成，四人攻守訂同盟，風流湊趣偏遭妬，惹得旁觀抱不平。

家庭禮教要維持，妻女焉能放縱之，老朽昏庸情齷齪，青年未免占便宜。

風俗澆漓笑話多，茫茫慾海起微波。女郎只解貪歡愛，作惡皆因臭老婆。

世界上怕老婆者何其多也

昨與友談及懼內事，據云關人某，有季常癖，閨房中受盡無限苦惱，當人則諱言之，一日，約友飲於家，酒酣，各述衷曲，關人傲然自稱，其性暴烈，妻畏之如虎，稍忤其意，斥責隨之，語至此，現得意色，忽妻舉簾出問曰，「原來你是一隻猛虎」關人惶恐萬狀，急應

之曰，「我是猛虎，你是武松，還不行嗎」由此觀察，懼內之風氣，古今中外、相沿已久，甚難剷除，最近捷克桑理博樂得地方，有季常癖者，組織一社，其主旨以求反抗其本人所受奴隸生活，會員共十五人，已宣誓遵守四項條例，（一）會員除在其妻染疾時外，不得代執家務，（二）會員得單獨外出，至少每星期一次，與其友人消遣永夜，不論同性或異性，（三）會員返家時，不得向其妻報告單獨外出之經過，（四）會員應堅持與其妻自己預備早餐，以上四項，各會員能完全接受後，該會仍將另訂條例，以保護會員之自由，以謀會員在家庭中之權力擴張，至完全得解放時止，聞此會進行極守秘密，蓋恐被妻偵知，大發雌威，彼等仍難抵抗耳，噫，世界上怕老婆者，何其多也，彼女性究有何種魔力，竟使男性屈服至此，醉丐不解，打起油來。

正然談笑逞威風，懼內人心自不同，妻是武松夫是虎，
雙方全在不言中。
閨中條例太嚴苛，難怪先生怕老婆，掩耳厭聞獅子吼，
看來還是闊人多。
同病相憐願訂盟，脫離羈絆訂章程，大家遵守須嚴密，
洩露風聲辦不成。
女人勢力亦兇哉，慣發雌威太不該，莫謂爾身藏利器，
丈夫永不進房來。

白素忱身世嘆飄萍

白素忱，乃京市十年前之著名坤伶，貌姣好，藝嫻熟，專工青衣，歌喉清脆動聽，其聲譽雖未能如現在新艷秋，雪艷琴輩，蜚聲南北，然在昔日歌場中，亦可稱為頭等人物，彼時名流如樊山，哭盦，瘦公諸前輩，均有詩賦，爲之捧場，一般顯宦巨賈，預定箱座，壯其聲勢者，亦有人在，不料近來該伶忽然絕跡歌場，據聞有黃某，當時崇拜素忱最力，每日必往聆劇，因人介紹，遂通款曲，後以互相愛慕，遂訂鴛盟，未幾，黃某榮任某省廳長，竟將素忱乘於北京，及至素忱趕至任所，而黃某又娶海上名妓，與素忱不能相容，於是素忱身世，深嘆飄萍，輾轉流離，生活奇窘，屢欲重現色相於紅氍毹上，歌衫舞扇零亂無存，友自南京歸來謂素忱現居秦淮河畔，擬作清唱生涯，知音者稀，大有美人遲暮之感，丐聞斯語，深代憫之，賦詩四章，以表惋惜之意。

美人遲暮感華年，鳳泊鸞飄太可憐，回首歌場尋綺夢，
傷心重理舊時絃，好夢迷離最易醒，愁絕江南風雨夕，
阿儂身世嘆飄萍，歌來舊曲不堪聽，當場一曲擲千金，虛榮誤我偏成恨，
色藝群誇白素忱，難慰檀郎薄倖心，秦淮河畔小勾留，誰識儂心無限愁，怕入歌場逢舊伴，
含羞無語且低頭。

雙虹榭同志聯歡會

北海雙虹榭，與金鰲玉螺橋，遙遙相對，石欄繞水，畫棟飛雲，古柳垂陰，好花滿地，天然風景，乃消夏之清涼佳境也，榭主胡井伯先生，性豪爽，喜交游，闢地賣茶，兼備餽饌，並造畫船小艇，可作水上遨游，收費低廉，別饒雅趣，丐承榭主束約，在該處聯歡暢飲，是日晨光熹微，即與老友蘇雨田前往，至時主人未到，茶役數輩正在灑掃佈置，雨田因時尙早，乃在柳陰垂釣，余則到處徘徊，須臾，童煦菴，唐友詩先後蒞止，雨田遂呼茶役喚舟來，與童唐一躍而上，中流划槳，扣舷而歌，余倚欄遠眺，其意亦殊自得，天將正午，主人至矣，汪俠公，楊曼青，周友蓮均皆陸續前來，主見客已到齊，乃張盛宴，童因事冗，謝而先行，主客入座，設饌極佳，席間行令猜拳，歡騰四座，楊曼青乃新聞界老前輩，素以滑稽著稱，汪俠公於歌場閱歷極深，舊劇研究，包羅萬象，周友蓮摩登先進，唐友詩戲劇名家，主人則在票界久著蜚聲，蘇雨田又係交際能手，只惜老朽昏庸之醉丐，忝陪末座，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只知油打半斤，酒喝四兩，不修邊幅，鬼混時光，盛會欣逢，豈敢無記，聊述顛末，謝起詩來。

好友相邀避暑來，雙虹榭畔獨徘徊，人生到此須酣飲，
願酌金罍話劫灰。（雙虹榭）

瀟灑胸襟羨主人，萍蹤相聚証前因，論交四海稱知己，
游戲生涯自在身。（胡非伯）

曼青老友滑稽才，放浪形骸亦快哉，世事如斯拚一醉，
問君懷抱幾時開。（楊曼青）

歌場舞謝往來忙，劇本如今要改良，挽救人心憑俠骨，
發揮游戲好文章。（汪俠公）

翩翩年少是周郎，藝苑蜚聲姓字香，願與潮流同變化，
皮鞋呢帽著西裝。（周友蓮）

粉墨登場黑旋風，唐家真是大英雄，現身說法堪欽羨，
世事全憑笑罵中。（唐友詩）

快樂生涯一釣竿，風塵寄跡水鄉寬，捫心自問無閑事，
如此河山且縱歡。（蘇雨田）

醉丐生來不怕羞，狂歌爛飲在街頭，願從文字求生活，
較比官場得自由。（醉丐）

扇子無風不借人

作承老友慶博如，招飲於西單商場對面之雪香齋，紹酒十斤，鱒魚兩尾，狂餐縱飲，談笑甚歡，是時主人倪錫麟款待甚殷，尤覺令人心感，博如本燕市舊家子，飽經世變，老興猶狂，著作等身，形骸放浪，淒涼在抱，乃今之傷心人也，與丐有葭李親，對倪則交稱莫逆，相逢亂世，一醉可解千愁，正在痛飲之間，忽見博如手持蕉扇一柄，繪怪石一塊，並題詩句曰：「若從火燄山前過，扇子無風不借人。」丐取而觀之，讀其詩頗感興趣，乃效西游記孫悟空向鐵扇公主借扇的技倆，瀕行將扇携走，歸寓靜思，殊覺可笑，因為丐雖當了孫悟空，可惜這位鐵扇公主年紀太老啦，賦詩四首，以紀其事。

世事糊塗莫認真，良朋聚飲話酸辛，大家意旨皆趨熱，
扇子無風莫借人（用原句）

雪香齋裏吃鱒魚，老興清狂慶博如，三十年來春夢醒，
淒涼舊事付欷歔。
筵前借扇學獼猴，不盡人情太自由，公主雖然年紀老，
愛他愈老愈風流。
文人態度本清狂，酒市茶樓無事忙，定約仍須還扇子，
舉杯相對話家常。

吳景濂與碧雲霞一段秘密

春節放假，獨處無聊，適有宜盦老友來訪，談及舊國會衆議院議長吳景濂，於民國十一年，陽假恢復國會爲名，暗與曹錕勾結，實行賄選，威權炙手可熱，聲勢煊耀一時，是時香廠城南游藝園大戲場，有著名坤伶碧雲霞者，芳年雙十，色藝兼優，艷名轟動九城，觀衆齊聲喝彩，吳往觀劇，心尤羨之。惟吳夙有季常癖，懾於鬪令，做事頗失自由，寡人之疾難瘳，不免書空咄咄，事有湊巧，碧雲霞在城南游藝園之合同屆滿，應天津某戲院之約，前往登場，消息傳來，吳見機緣已至，僞託赴津辦理公事，輕車減從，秘密赴津，下火車立飭役速往某戲院預定包箱，以備親往觀劇，是晚碧伶所演之劇，爲寶蟾送酒，當場表演，繪色繪聲，吳於稱讚之餘，遂賞碧伶大洋五百元，以獎其藝，坐有識吳爲現任國會議長者。走告戲院經理，經理乃交際能手，立刻拍大吳之馬屁，親自引導碧雲霞至吳包箱謝賞，碧亦知吳爲曹錕第一紅人，獻媚承歡，惟恐稍拂其意，候至歌殘人散，吳遂偕碧同坐汽車，往英界某大飯店寄宿，兩情繾綣，其樂可知，翌晨，吳之來津行動，被津埠長官探知，驅車前往飯店拜謁之，時吳擁碧伶，鼾眠未起，幸侍役人極機警，另闢一室，敬延長官入座，良久，吳始出見，相對粲然，後有知其事者，與吳惡作劇，在照像館，購得碧伶時裝像片一幀，僞作碧伶贈與吳者，並書上下款，逕寄吳之京寓，吳夫人接到像片大發雌威，見吳則勒令與碧斷絕往來，用手將碧伶玉照，撕成粉碎，吳聞獅吼，乃不敢重續舊歡，後碧伶因吳拋棄不顧，遂被某

閩人量珠買去，以充妾媵，事隔數年，碧伶因冬令爐旁洗脚不慎，中煤毒暈厥，燒毀雙足，遂成廢人，未知吳氏聞此噩耗，對於碧伶。究作何種感想，友云如是，可做中國官僚醜態寫真，油料採來，賦詩四首。

做官愈闊愈風流，愛捧坤伶吳大頭（景濂俗稱）試向城南園外過，
繁華舊夢笑浮漚。

紅氍毹上碧雲霞，色藝無雙議長誇，揮霍金錢成美事，
莫教辜負好年華。

惟有官僚笑話多，攬權恃勢逞淫魔，滔天罪惡稱無敵，
幸喜還能怕老婆。

美人玉體任摧殘，情海茫茫起惡瀾，綺孽未消應懺悔，
思量舊夢最心酸。

影星的零零碎碎

女性投身銀幕，譽之者稱爲明星，她們的快樂生涯，一般影迷，均深羨慕，茲又得人報告幾位影星的近況，謠詩紀事打起油來。

嬌憨活潑王人美，金燄相交動愛情，含笑倚肩聽趣語，羨他我我與卿卿。

王人美見金燄與友談話時，必倚金燄之肩，注意傾聽，有時竟緊靠其胸，顯出一種憨態，因此足見二人愛情之濃矣。

投身銀幕亦豪哉，耗了精神發了財，四十萬元誇富足，且看國外賦歸來。

據銀幕中人云，胡蝶之財產，算至現在已有四十萬元，此次若從俄國歸來，又不知發了多少洋財矣。

阿儂哭笑本無常，真假全憑自己裝，塵海茫茫皆鬼混，騙人落得好收場。

楊耐梅對人哭笑無常，同人羣以「假面目」三字嗤之，事聞於楊，楊乃大笑曰，「真面目，現在能謀飯吃嗎」。

美色群誇黎莉莉，身材嫵娜性風流，影痕却較真人好，最愛求她上鏡頭。

黎莉莉的身材，上鏡頭極好看，比本人美的多。

李靜儀的一週年

李靜儀女士，性純孝，有才華，天賦聰明，適人不淑，自悲身世，竟自抑鬱而亡，人海茫茫。墨花一現，命薄如此，亦可憐矣，女士生前喜研文學，終日讀書，孜孜不倦，持躬惟謹，待人以誠，勤儉一生，不染奢華習氣，丐與女士之兄卿雲友善，並與女在天福堂聚餐時，有一面之雅，深羨女士一舉一動，落落大方，不料其所處之境，竟如是之悲也，女士歿後，其兄卿雲囑丐代其整理遺稿，並撰稿文，勒石發刊，以傳不朽，丐正忙於此項工作，不日即可完成，今日適值女士死後一週年，爰賦俚詩，以誌哀悼。

曇花一現女兒身，塵海茫茫證夙因，自嘆聰明能誤我，
萬般由命不由人。

瘞骨西郊已一年，枯楊荒草伴長眠，可憐白髮衰顏母，
老淚涔涔化紙錢。

辜負吟風咏月才，一生憂鬱不能開，臨危灑淚留遺稿，
如此收場亦可哀。

淒涼廿載好韶華，往事皆由一念差，從此西山留石碣，
墓前開遍女貞花。

讀林庚白「性感」詞謔詩四首

友近示以林庚白所填詭詞一闕，調寄醉春風，詞曰「淺醉人前共，鞦韆燈邊擁，回眸入抱總含情，痛，痛，痛，輕把郎推，漸聞聲顛，微驚紅湧，試與更番縱，全沒些兒縫，者回風味忒顛狂，動，動，動，臂影相兜，臂兒相湊，舌尖相弄」此詞旖旎纏綿，描寫女子破瓜時之嬌羞憨態，纖微畢露，生花妙筆，增趣傳神，惟以綺語入詩詞，爲道學先生所詬病，然文人一時高興，偶寫閨房之變，涉及床第之私，古已有之，豈獨林庚白一人而已哉，謔詩四首，以遺閑趣。

綺語纏綿我欲狂，文人詞句太荒唐，箇中滋味誰嘗透，

初入鴛幃新嫁娘。

明燈錦幄度春宵，金屋何人貯阿嬌，我自愛郎郎愛我，
半推半就種情苗。

怪他嘵舌林庚白，秘密何須要揭穿，綺夢乍回衾半掩，
此中樂趣在周旋。

碧玉年華正破瓜，春情蕩漾女兒家，艷詞讀罷心猶惑，
羨煞先生筆有花。

吳南愚不愧雕刻名手

吳南愚先生，爲現代美術專家，工鐵筆，善書畫，蜚聲藝苑，遐邇咸欽，縹緗館係其寓廬，在平市西城絨線胡同，蒔花種竹，風雅宜人，家居多暇，嘗以雕刻，作爲消遣，所刻之山水花鳥蟲魚，以及模仿名人真跡，絲毫不苟，妙腕通神，當工作時，雖有子女擾其旁，其心思亦不紊亂，每有作品，人爭購之，不吝巨金，視同珍寶，其以藝術驚人，博得士林美譽也如此，近來德國富商某，到京遊歷，慕名求教，擬用兩寸見方之牙版，刻觀音菩薩之像百尊，其形各異，背而則刻觀音經全部，預備携歸，以便究研東亞舊有藝術，聞先生已允其請，預擬三星期完成此種作品，是以杜門謝客，專心工作，有見之者，謂其終日甚爲忙碌云，詠詩四首，以紀其事。

一枝鐵筆羨南愚，風雅宜人道不孤，獨出心裁真絕技，
須知腕底有工夫，先生心思太聰明，蜚聲海內人欽仰，
善畫知書藝最精，先生心思太聰明，蜚聲海內人欽仰，
雕刻專家舊有名，文化流傳仗此人，百位觀音經一部，
名流妙藝竟通神，文化流傳仗此人，百位觀音經一部，
居然花樣又翻新，費盡工夫力不辭，寸許象牙成絕品，
刻來筆畫細如絲，費盡工夫力不辭，寸許象牙成絕品，
輔川山水少陵詩。

雪艷琴與佻大爺一段艷史

雪艷琴爲坤伶後起之秀，明眸皎齒，嬌媚動人，藝術精純，其聲譽超越琴雪芳，碧雲霞諸伶之上。平市一般捧角家，極端崇拜，甚有襲蔡元洪武義親王故事，尊爲「武艷新王」，結社吟詩，逢場喝彩，足見其魔力之大，能以操縱一時也，按雪伶姓黃，字詠霓，燕產，幼喜音律，終日用功不倦，習青衣花衫，文武兼擅，所演佳劇，轟動九城，每次登場，有所謂佻大爺者，捧之最力，終日追逐芳踪，耗財至十萬金以上，佻大爺府邸，在西單牌樓繖子胡同。房約四百餘間，其正殿大梁爲檀木，配殿亦皆黃松，聞此木料，皆係清兵入關，繼明統一華夏時，由南京明宮拆卸得來者（此種木料，現感缺乏）因捧雪伶需款甚多，乃於九一八事變前，將該府售於張學良，得價十萬元，張買該邸，大加修葺，朱楹畫棟，油漆一新，嗣以繖子胡同，名稱欠雅，又將該邸轉售與人，今該巷已改爲槐里胡同矣，佻大爺既得此款，經人撮合，遂攜雪艷琴同赴大連，今已正名定分，居然爲貴冑命婦矣，卿卿我我度其甜密生活，雪艷琴此行其姊艷舫亦同往作伴，佻大爺之樂，亦可知也，佻現任滿洲政府侍從武官，公務繳身，乃往長春供職，恐不滿已知所爲，故雪艷琴今尙獨居大連，踽踽涼涼，大有美人遲暮之感云，丐聞友述如此，謔詩四首，打起油來。

妙舞輕歌最擅長，冰肌玉貌綺羅香，親王徽號人爭羨，

此是黃家妙女郎。

願將身世付琵琶，忙煞燕京捧角家，任汝耳邊傳艷語，儂身清白玉無瑕。

惟有歌場艷事多，大爺賞識屢經過，（大爺者溥侁也）量珠聘去同偕老，家產凋零喚奈何。

比翼雙棲住大連，美人遲暮感華年，天涯蕭瑟秋風裏，記否當時舊管絃。

和劉駿年西山度歲詩原韻

游罷廐甸歸來，接到劉駿年先生寄函，內述「癸酉除夕偕內子道年度歲西山，藉避塵俗，老懷自適，酒後成詩，寄示聊博一笑」詩曰「物換星移又屆年，客中作客幸安然，曾驚瀛浪三千丈，已是春風百五天，竹葉酒溫隨意醉，梅花香冷伴人眠。襟懷長抱清於水。合比溪山一勺泉。」「角逐名場壯志灰。不如歸去鳥聲催。每思疇昔多吟興。自問於今是棄才，眼漸昏花疑霧裏，身同枯木待春來，夜深占得明年兆，燭蕊雙雙喜報開」讀罷此詩，增我無限感觸，噫，塵海茫茫，勞人草草，百年駒隙，苦樂悲歡，仔細思量，殊少滋味，悶懷未釋，和起詩來。

詩爲歲月酒爲年，如此人生亦自然，時局蝸蟻悲末運，韶光和露又春天。

禍延西域誰能救，醉臥東風我欲眠，身世淒涼心淡泊，不甘渾濁飲貪泉。

酒肆相逢話劫灰，萼萼戰鼓又頻催，可憐大地成焦土，誰肯匡時展異才。

有限年華悲我老，無聊生計逼人來，與君文字稱知己，他日相逢笑靨開。

讀散原老人贈程硯秋詩綴以絕句

陳散原老人，著年碩德，詩文稱一代之宗，海內馳名，與樊樊山易哭齋朱古薇，羅瘦公諸前輩，稱爲伯仲，自樊易朱羅，相繼彫謝，碩果僅存，遂成爲文壇上之魯靈光矣，今夏牯嶺名流雅集，壁韻聯詩，王揖唐，曹纘行，曾小魯諸詩人，倡相迨無虛夕，是時咸推老人爲盟主，所有佳作，遐邇流傳，未幾，老人爲重修廬山白鹿洞書院事，赴南京與當道接洽，適值名伶程硯秋客居金陵，某次讌會，老人與程伶同踞高座，舊曾相識，異地欣逢，老人卽席

口占兩絕贈程云「君携瀛海潮音返，我挾匡廬黛色來，邂逅青溪好時節，蟹螯初大菊花開，」洗泉老眼落塵埃，重見翩翩此俊才，不待聞言已腸斷，江南獨有賀方回」題爲「金陵重見玉霜贈賦」蓋在數年前，程初蒞滬嚮曲，經已故之羅瘦公介紹，與老人一晤，曾蒙贈詩，此詩故曰重見，今老人已到北京，游覽舊都風景，聞尙有數月勾留，丐也不才，欣慕風雅，昨聞友述如此，賦詩以紀其事，弄斧班門。老人若見此詩，必當掀髯大笑曰，老丐不通時事，還敢談詩耶，小子鳴鼓而攻之，莫使文壇，多此妖孽，書之聊博一笑。

白下相逢笑語喧，當筵贈句解溫存，程郎買得絲千縷，願繡詩人陳散原。

惟有文人韻事多，江山莽莽起干戈，及時行樂從心願，百歲光陰一剎那。

文壇耆宿魯靈光，到處遨遊樂未央，願賦新詩酬小友，挑燈煮酒話家常。

醉丐無聊也賦詩，自慚形穢不趨時，讀書若遂生平志，情願登堂拜老師。

管家兒女小英雄

小友管形古，與余交稱莫逆，其妹形芬，形澐，形率，亦均玲瓏可愛，其弟形賢，精神活潑，珠璧爭輝，忠厚家風，得此佳兒佳女，受天之祐，誠善報也，醉丐老矣，性尚頑皮，日與管氏兄妹嬉戲，得有一種天然樂趣，默察彼等一舉一動，一啼一笑，皆由天真爛漫中表現自然狀態，五人對余感情尤篤，一時不見，中心爲之不歡，因其兄妹五人，各有優點，故能使人引起真情的喜愛，此雖出其個人天性，亦由受家庭良好教育，培成完美之材所致，形古秉性純厚，幼即好學不倦，購書索畫，終日麻煩，人若給以玩物，必收藏，久亦完整不壞，由襁褓至於六齡，余與其終日見面，並未聞其作一惡語，童年有此根底，將來成器，可預卜也，形芬性情豪爽，天賦聰明，辦事簡捷了當，頗有男兒氣概，形澐沉默好靜，天性淳厚，是福者相，形率性喜動，聰慧異常，形賢聲若洪鐘，眉宇間含有英氣，襁褓之中，已是不凡，余今得此五友，老境亦可借以欣慰矣，昨承形古贈其兄妹合影一張，得之視爲至寶，附以俚詩，並將各人天性述之，以當紀事。

孜孜好學亦奇哉，如此髫年是美材，靜坐揮毫閑繪畫，
東塗西抹紙成堆。(形古)

性情豪爽是天真，遇事居然不讓人，每在當場談妙語，
一團活潑顯精神。(形芬)

安詳沉默大家風，福相生來自不同，阿姊善談兄好學，
須知小妹亦神聰。（彤雲）

逐兄追姊學愁嬉，跑步欵斜樂不支，這樣聰明真可羨，
天生玉琢好嬰兒。（彤華）

啼聲嘹亮似洪鐘，瀟灑雄姿磊落胸，玉產藍田誇美質，
人前態度自雍容。（彤寶）

頑皮成性老猶狂，醉丐天天無事忙，酒國優游堪笑傲，
自加徽號小孩王。

好花易萎……好月難圓

近得老友松晴溪先生函述，有沈榮泉者，北京之世家子也，少懷壯志，橐筆天涯，執筆政於大連，喜風流以自賞，該埠西崗子，爲選色徵歌之地，有妓花小英，（乳名小愛子）綺年玉貌，性格溫柔，曩在市右安門外，與沈同居，兩小無猜，素相識也，後因環境驅使，學皮簧，走外埠，曾一度爲直系某軍官侍妾，軍官死，小英下堂而去，從此輾轉流離，遂在大連爲娼，艷幟初張，芳名鵲噪，是時沈君偶偕朋輩，作北里游，異地相逢，似會相識，驚

詫良久，始悟彼姝爲同里之小愛子，遂訂交焉，定情之夕，沈以童時與小愛子嬉戲，曾見左腿上部有硃砂痣一塊，至是驗之果然，恩愛逾恆，兩情繾綣，鴛衾話舊，相對黯黯，締結同心，誓盟自首，不料情天多缺，好月難圓，當小英之爲妓也，曾使押賬，以致債台高築，已身失却自由，作祟之金錢，又非窮措大如沈者，可以措辦，如是耽延六載，所願竟不能償，遲至去秋，沈忽得一機會，可集巨款，正準備金屋藏嬌之舉，恰於是時，小英突染瘟疫，官廳因懼傳染，送往醫院治療，入院甫屆三日，竟致一病不起，嗚呼，美人逝矣，此恨繇繇，地老天荒，芳魂不滅，沈君初未聞訊，得耗後痛不欲生，踉蹌歸來，入醫院，抱屍痛哭，頻呼「小愛子忍拋去二哥哥不已」旁觀墮淚，景象淒涼，料理喪葬事畢，沈又馳書其弟，囑令歸骨故鄉，事隔半年，渺無回信，於是草就長篇紀事一段，刊載報端，名曰「花小英小傳」歷述彼此遭遇經過，蓋紀實也，從此沈亦絕跡花叢，有人道及小英二字，沈之熱淚猶涔涔也，噫，沈君真情種也，吾羨小英在風塵中竟能得此知己，英兮英兮，亦當含笑九泉矣，此事緣委，極其哀艷，採爲油料，譏起評來。

美人身世嘆飄零，好夢天涯最易醒，玉殞香消無限感，離鸞舊曲不堪聽。

兩情脈脈恨絲絲，地老天荒未了緣，可惜好花容易萎，淒風慘雨損華年。

抱屍痛哭語淒涼，兒女痴情是沈郎，淪落天涯窮措大，
金錢作崇願難償。

寫成小傳最酸辛，願把柔情殉愛人，莫再章台尋綺夢，
個中幻象半非真。

新艷秋善畫……福瞻雲能詩

新艷秋與福瞻雲，在伶界均係後起之秀，丐聆其歌屢矣，深羨其才，曾賦歪詩，稱其絕技，按新艷秋乃王家女，文藝本有特長，福瞻雲係中學生，學問素有根底，嗚呼，醉丐老矣，身世淒涼，無可驅愁，幸得兩友，茲特將其個人之藝，分述於後，謔成俚句，聊當揄揚。

脫下歌衫散絳霞，揮毫閑自寫梅花，冰心鐵骨抒懷抱，

第一清才羨玉華。（新秋艷字）

繪成素萼我懷慙，女子聰明轉勝男，風雅宜人供笑傲，

只因世事太難堪。

玉華所演戲劇，梨園久著蜚聲，竟能於鬻曲餘暇，精研繪事，塵海茫茫，有心人別有懷抱，丐也老臉皮厚，曾請其畫一扇面上繪紅梅，仔細品評，愛不釋手，但願玉華勿趨時派，潔以自持，梅花化身，舍汝莫屬，勉旃。

謝我多情和我詩，女兒心事自家知，歌衫舞扇悲身世，
只惜儂生不遇時。

舊家風範有誰憐，世事滄桑幾變遷，排遣新愁除舊恨，

滿腔幽怨託鵲絃。

瞻雲本是家女子，曾在女中肄業，近則譽滿歌場，以藝驚人，淒涼猶感身世，前在哈爾飛戲院與名伶張春彥，演「三擊掌」唱做兼妙，雖老伶工亦不過如是，余曾賦詩，以揄揚之，近從友人處轉來瞻雲和詩四首，茲錄其二曰，任君誇得姓名香，失學誰憐一女郎，色相犧牲心抑鬱，只因家事本非常，「生平不解短長吟，步韻推敲學未深，辜負子期能識我，自慚難比伯牙琴」。

李蘧廬贈詩招飲詩以謝之

余耳蘧廬先生之名久矣，只可惜未能謀面，日前赴社工作，管翼賢社長交與一函，折而閱之，乃蘧廬寄贈之詩也，其詩云「縱酒高吟老更狂，前身疑是打油張（唐人張打油以詩得名，故人以張打油呼之）醉來獨運生花筆，價重雞林貴洛陽，」「望門投止有誰憐，推解還須管仲賢，何事斯人獨憔悴，不堪思曼憶當年，」「裘馬昔年貴公子，萍飄今作亂離人，憂時別有傷心史，獨抱冰操不帝秦，」「頻經喪亂發長吁，年老還傷失掌珠，痛飲每嫌尊酒窄，

愁銷百斗莫踟躕，一末箸酬醉丐并簡翼賢，李蘧廬未是草，佳章讀罷，喜極欲狂，丐也何人，謬承推許，正擬裁箋作和，又蒙折柬相邀，賓主聯歡，訂交文字，自愧毫無所學，捫心更覺增慚，自當以師事之，藉可常聆教益也，賦詩誌謝，聊貢愚忱。

文章欽羨李蘧廬，平市風塵獨隱居，縱飲暢談天下事，主人懷抱又何如。

世家子弟舊風流，斗酒難消萬斛愁，同抱滄桑身世感，天涯到處姓名留。

磊落胸懷志不群，舊都欣遇孟嘗君，問誰抱定匡時策，理亂如今不必聞。

文人境遇本淒涼，舊日繁華夢未忘，留待酒樓拼一醉，飲他三萬八千觴。

李薰風劉瑋如結婚誌盛

名小說家李薰風與劉瑋如女士，日前在惠豐堂舉行婚禮，醉丐躬逢盛典，榮幸異常，至時已下午三點，適值新伉儷正在中庭攝影，一位是文章魁首，一位是仕女班頭，艷福雙修，洵樂事也，是日賀客甚衆，均係名流，四壁賀聯，琳琅滿目，賀禮中有一齣片鏡框製極靈巧

，上綴二詩，係文學大家「劉雁聲」先生製句，詩曰，「訂盟秋水繡衾香，道是嫦娥喜欲嘗，連理枝頭如此藥，溫柔沉醉個中鄉，」「薰風斜月倚雕欄，軟語投懷互笑歡，柏健松貞連理好，深閨閑取畫圖看，」風雅宜人，誠屬藝林佳話，聞李劉定結婚約，係由金達志與其夫人撮合成功，友人中如王以之，王文彬兩君婚事，亦係由於金之鼎力，在此數月間，金君與其夫人，接聯喝了冬瓜湯三碗，無怪賢梁孟喝得越來越胖也，醉丐老矣，猶有童心，瞧着眼饒，惜無艷福，賦詩紀事，打起油來。

畫堂此日樂融融，鬢影衣香笑語中，姊妹隔簾生艷羨，

文名爭說李薰風。

情願璇閨看讀書，添香問字賦同居，終身喜得文人伴，
勤儉持家劉瑞如。

良緣撮合仗冰人，盟訂鴛鴦証夙因，又喝冬瓜湯一碗，

胖哥手腕果通神。（胖哥，金達志也）

醉丐生平懶應酬，居然道賀出風頭，登堂縱飲新婚酒，
醉罷歸來賦打油。

女人秘密也要公開了

友自滬歸，據云，近有大幫風流少奶奶，和摩登小姐們，秘密組織聯歡會，他們的任務，是約集同志，駕着汽車，在馬路上或公共遊戲場，（如跳舞場，影戲場，咖啡店，小花園）施展綁票的手段，實行選擇身壯力強的小白臉，用盡狐媚工夫，引到她們的樂園，盡量的發洩性慾，通宵達旦，穢跡昭彰，致使美滿家庭，變成苦惱世界，丐聞斯語，悲從中來，大好中華，羞恥喪盡，男性愛娶小老婆，女性又開俱樂部，此風不戢，兩性間將因此激成慘變，未來之小國民繁殖問題，恐從此不堪設想矣，憂憤未已，打起油來，

居然秘密要公開，同赴無遮大會來，綁票行爲因縱慾，
女人群裏有高才。

汝能納妾我招夫，滋味香甜到口酥，誰是貪淫誰作孽，
兩般勢力一般蠱。

如此人生不怕羞，愈能荒誕愈風流，曠夫怨女談情愛，
不是冤家不到頭。（成句）

風俗澆漓我獨悲，論交不必辨雄雌，國家衰弱藩籬撤，
正俗何須講四維。

臭事原來出關家，天真爛漫自由花，性交願伴佳公子，
戀愛精神分外加。

繡幃春色十分濃，如意檀郎意外逢，最是銷魂通款曲，
未曾眞個力先慵。

讀老宣瘋活想起日本乃木大將

實報瘋話撰述老宣先生，有兩句格言，謂「聰明人能由響人身上得意，糊塗人能由朋友身上受害」，此語確有見地，純由處世經驗得來，聞日本乃木大將，在中日，日俄兩次戰役後，身膺上將，居東京郊外牛込區，僅有茅屋數椽，聊蔽風雨，日本明治天皇，眷念忠勳，召其入宮，賞以現金四十萬元，使其建室築園，以養餘年，乃木大將受之而泣曰「當年從征死戰之忠勇將士，多半暴骨沙礫，遺族無養者，觸目皆是，我獨受此厚賞，寧不滋愧」，然聖意又不敢違，乃轉而贈之明治大學，大將出宮，仍乘街市之電車返邸，乘電車時，又恐乘客見而向其行禮，避立於車門之側，明治薨，大將剖腹自殺，以報知遇，夫人亦自刎，以殉其夫，義烈可欽，英風千古，聞之深可敬佩，回顧我國近日之軍閥，驕恣跋扈，大逞淫威，只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圖私人之享受，釀成國家四分五裂之現像，民族危機，迫於眉睫，以視乃木大將之風範，捫心能勿愧乎，深願擁節旌者，若能常誦老宣之言，則國家前途，

不無裨益，憂懷未釋，打起詩來。

瘋話連篇寄託深，老宣妙論警人心，立身天地原無愧，
自惕須思座右箴。

一門義烈舊家風，感慨捐軀報國忠，模範軍人能有幾，
看來乃本是英雄。

身膺厚賞愧難當，浩蕩君恩誓不忘，作戰常思軍士苦，
願將一死報天皇。

中國軍人意氣驕，廿年紛擾太無聊，四分五裂悲時局，
民怨如今尙未消。

見老友胡竹溪畫品感而寫此

昨往老友徐劍膽處閑談，偶見壁間，懸有胡竹溪所繪之崑劇四齣，其一（相梁）題詞曰
「得暇街頭走，得錢便沽酒，閱世深兮閱人多，英雄轉瞬成枯朽，况奸惡，復何有，」其二
，（盜甲）題詞曰，「如蛇行，如鼠伏，如猿升木，逼官爲盜不得已，思量惟有奪所恃，」
（教歌）題詞曰，「短歌終，長歌續，臨風一歌歌當哭，王孫王孫爾莫哀，卑田院便是黃金

打油詩

六四

台，「其四，（下山）題詞曰，「飲食男女，大欲斯在，載之聖經賢傳而不諱，但不許，寺頭陀，逍遙於安樂窩」四幅人物姿式，各自不同，粉筆寫生，傳神入妙，誠佳品也，丐與胡竹溪乃係二十年前老友，昔在益世報杜竹萱處共事文字，締交稱爲知己，胡性狂放不羈，得錢信手揮霍，寄居南柳巷永興寺，日以作畫爲消遣，暇則携錢往酒缸買醉，有時拍案高歌，或賦詩詞，以解煩懣，傷心人別有懷抱，竟致抑鬱以終，天之嫉才，何酷如此，觀畫思友，悲從中來，回首前塵，恍若六夢，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揮毫處處在傳神，繪就登場演戲人，滿腹牢騷聊寄託，
先生身世最酸辛。

四幅題成絕妙辭，寫來身分太相宜，名馳藝苑稱佳品，
世態如斯一笑之。

永興寺裏獨流連，繪畫吟時爲賣錢，共到酒缸謀一醉，
不堪回首憶當年。

劍膽先生老興狂，得來舊畫喜收藏，現時誰解談風雅，
惟有文人趣味長。

怕老婆可以陞官發財

昨讀美國紐約出版婦女雜誌，刊載該埠近有怕老婆男子之秘密團體，名曰：「亞當無夏娃俱樂部」在約克夏之某處，舉行自由年會，所訂會章，爲入會時須發毒誓，凡有可厭的老婆之丈夫，皆可入會，此次年會之新提議，（一）每星期出外過夜一次，（二）加多囊中之零用錢，（三）減少對妻之瑣瑣工作，讀至此處；頗覺有趣，當向社友蘇雨田談之，蘇性滑稽；遂謂我有笑話一段，可與此事，互相印証，丐聞喜甚，請盡其說，蘇云：「吾鄉某甲，素有季常之癖，一日，正與友談及怕老婆故事，某云，怕婆的人，太無丈夫氣，而我則獨不然，莫謂我性馴順，在家庭則似一隻猛虎，言甫至此，其妻舉帷而入，怒目相向，叱某而責之曰，你是老虎嗎，某至是瑟縮而對，我是老虎，那末，你就是武松，考水滸傳載有武松在景陽崗打虎故事也，」蘇語未畢，適社友童煦菴在旁，又述一段趣事，童謂有某甲往訪某乙，適某乙跪於中庭，甲見而詢之，乙云，余妻昨出宿，令余看守門戶，余妻歸來，見余忘將馬桶蓋蓋好，怒而使余罰跪，以儆將來，甲當時嗤之以鼻，歸而與友轉述乙之太無丈夫氣，正在高談闊論，甲妻聞之，出而詢甲曰，假如你遇此情況，應當作何措置，甲微笑答曰，你問的是我嗎，若是我，早將馬桶蓋蓋好了，」童言至此，丐與雨田鼓掌大笑不已，噫，丐聞今日要人中，怕老婆者甚多，或云，怕老婆者，可以陞官發財，並且怕老婆，證諸古書，尙有都元帥之稱，徵之事實，余亦信之，本擬舉出實據，因爲要留腦袋吃飯，是以不便秉筆直

書，謔詩四首，聊當笑話。

男子因何怕老婆，只因勇氣已消磨，雌威更比軍威大，情願投誠不倒戈。

既想陞官又發財，無窮富貴褲襠來，美人可愛終須怕，伺候殷勤莫躲開。

不能懼內不時髦，閻律森嚴那敢逃，若遇彼姝含薄怒，乞憐長跪學羊羔。

社友相逢作笑談，女人勢力勝於男，爲求實惠須平氣，妙處纔能使我探。

滑稽婚聯與奇怪名片

臘鼓寥寥，勞人草草，偶聞趣事。謔以歪詩，聊當解嘲，工拙亦不計也。

爲賀新婚寫趣聯，滑稽語體最纏綿，文人吐屬真風雅，妙喻雙關到處傳。

人生得意是新婚，寶鼎香濃錦被溫，郎自有情儂自愛，

一場春夢了無痕。

昨在友人處，見有集曾文正公（國藩）家語，賀新婚一聯，文曰，「物中物，放開度量容物」
「人上人，振起精神作人」，又有一聯，係集四書聯語文曰「有婦人焉，赧赧然強而後可」
「彼丈夫也，洋洋乎欲罷不能」，二聯妙喻，語出天然，文人淘氣，於此可以想見。

一張名片太新奇，世道澆漓我獨悲，假借他人誇已勢，
牛皮到處竟胡吹。

頑皮覷臉不知慚，名片荒唐作笑談，任爾權威天樣大，
人前總覺太難堪。

名片印官銜，乃世俗炫人之伎倆耳，昨在友人處，見一名片，上印「前大總統府清潔處」口口口，「不覺大驚，詢諸友人，始知所謂清潔處，乃打掃茅廁之糞夫耳，嗚呼，糞夫倚勢如此，士大夫處世又當如何。

見了一段新奇的廣告

文明愈進步，花樣愈翻新，各報紙所登之廣告真是無奇不有，近見某報人事介紹欄內，載有一段廣告，其文曰「余名子人，年三十歲，學問成就，尙未娶妻，體質素強，深感寂寞，倘有學校皇后，電影明星，及一般摩登女士，或富家閨媛，能出大洋二百元，給余償還酒

賭債，並能養活余之終身者，則余情願拜倒裙下，委身事之成爲佳耦，並能於口口上予以滿足願望也，女界同志，盡與乎來」，老丐閱畢，拍案稱奇，蜜斯們只費二百大洋，即可得如意郎君，事之便宜，無逾於此，并與最近美國失業人「海恩」登廣告賣身招婦者，頭腦同一新穎有趣，採爲油料，詩起來。

刊登廣告太新奇，語意纏綿費所思，深願美人來照顧，
雙方交易最便宜。

小姑獨處本無郎，記否溫柔尙有鄉，肉體犧牲償慾望，
若論身價好商量。
賣身投靠結姻緣，惟有鰥居最可憐，戀愛發生情纏綰，
何必吝嗇大洋錢。
汝買風流我賣臊，摩登男女愛時髦，歡娛片刻終身恨，
這個年頭總是糟。

張海若代雪香齋集聯

昨在雪香齋午餐，入門大嚼，快我菜蔬，鱉蟹兩隻，燒酒四兩，醺然一醉，萬事皆空，

偶見壁間，懸有聯語，其文曰：「二月常致四十五日醉，百年須笑十萬八千場」未附跋語云，上賀箕公改孔穎誥，下揚繭廬改蘇長公句，即以繭廬改稿廓填之，爲雪香齋主人聊進一解，畧欸張三，是聯係摹拓碑刻而成，字體極其蒼勁，凝視良久，忽悟張三，係老友張劍逢之堂兄，蒲圻張海若先生是也，先生抱濟世才，浮沉宦海廿餘年，閉戶讀書，不求聞達，余與先生在劍逢家，曾謀一面，評今論古，深敬其人，追憶前塵，忽又十載，聞先生與雪香齋主人，稱酒知己，暇則蒞此買醉，故揮毫書聯，以補其壁，主人性耽風雅，專喜收藏名流書畫，若遇熟主顧至，津津樂道，毫無倦態，際此香浮桂釀，紫蟹正肥，把酒談心，雅人深致，雪香齋主，夙稱好客，有客蒞止，必當浮以大白也，緣述梗概，附以歪詩，名曰打油，何妨購扯。

欣然買醉雪香齋，知己相逢慰素懷（主人倪君與丐稱酒知己）大好秋光
須縱酒，中原莽莽盡陰霾。

蝸蟻時局有誰憐，人海滄桑幾變遷，曠代才人張海若，
醺然買醉自書聯。

丹桂飄香紫蟹肥，街頭痛飲興遄飛，醉來消盡愁千斛，
人事何嘗有是非。

把酒持螯雅興豪，人生何必發牢騷，北京市上秋風緊，
攬鏡驚心有二毛。

招攬淫業的廣告

昨接開雲自鄧州來函，述及最近該埠操淫業者，在報紙大登其招攬生意廣告，原文略謂「鄧埠娛樂場的蕭條，至今日可謂已極，似此通商大市，何以解風流雅士之悶懷，敝書寓有鑒及此，故特不惜重資，由蘇杭聘到名花多朵，無不芙蓉其面，楊柳其腰，烏雲其髮，秋波其眼，鮮艷嫵媚，雖寶釵自愧弗如，風流嫵娜，縱黛玉甘拜下風。真可謂羣芳齊降矣，茲爲優待顧主起見，決定四月一日起，開兩盤，送一盤，住兩夜，送一夜。治遊諸君，曷興乎來」，下款爲河北沿北春里某某書寓謹啓，丐觀是文，殊覺可笑，賣淫亦登廣告，足證鄧埠市况之蕭條，事屬創聞，文尤有趣，不知是誰佳作，謔詩打起油來。

賣淫廣告也刊登，逐臭招來綠豆蠅，不解是誰佳手筆，要從文字顯奇能。

雖然賣笑作生涯，賤價投機度歲華，營業競爭謀得利，請看北里有名花。

一次嫖資住兩宵，只因淫業太蕭條，便宜讓與登徒子，病染楊梅是自招。

減價歡迎勸冶遊，事雖齷齪也風流，鄭州花事闌珊甚，求利還須用計謀。

龜……兔……蘑菇

近有藝術家與其女友，在城南某飯莊，舉行結婚大典，請柬發出，賀客盈庭，丐係被請者之一，屆時趨往觀禮，忽見禮堂桌上有三樣新鮮而奇特的禮物，映入我的眼簾，禮物為何，乃西式糕點製成「龜」「兔」與「蘑菇」的模型是也。入丐性好奇，眼又近視，惟恐認錯，遂趨前仔細檢視，果然不差，當時中心納起悶來，以為送禮人既敢送此怪禮，其中必有深意，再一尋思，忽然大悟，因其所製之「龜」，係取「壽享遐齡」之意，「兔」則隱寓「花好月圓」，「蘑菇」一對，乃係「白頭到老」，三句吉祥話，恰合新婚旨趣，外表雖不雅觀，實則並無惡意，不過在結婚禮堂中，蘑菇發現，此蘑菇所以為蘑菇也，採為油料，謔起詩來。

一龜一兔一蘑菇，禮物新奇衆所無，賀友結婚加點綴，
此中寓意太含糊。
婚禮堂中笑語呼，一龜一兔一蘑菇，別開生面人爭羨，
製法新鮮說舊都。
花了金錢真不屈，糕點模型能髣髴，一龜一兔一蘑菇，
賀客群稱三怪物。
婚姻美滿足歡娛，人若摩登事亦殊，華麗禮堂添笑料，
一龜一兔一蘑菇。

乳罩與臀罩

昨聞友人談及，現代摩登性之美，能使男性入魔者，並不在乎媚眼，亦不在乎粉醫，其實乃在一雙大腿，因其粉嫩肌膚，現露於外，登徒子望而生羨，不能不饒涎欲滴，想入非非也，然以我的意思看來，女子之美，則在其曲線，前部與後臀，最爲顯著，現在市間商店，已有「乳罩」出售矣，胸前平坦之女性，有此乳罩，居然乳峯突出，望之儼然，然而臀部不肥，亦屬缺憾，近聞有發明一種具有彈性之臀罩，此罩係以橡皮製成果爾，則花樣般的女性，經此點綴，則前聳後聳，兩間襯託，更覺顯其嬌媚矣，採爲油料，謔起詩來，長夏無聊，以博一笑。

爲求曲線天然美，女性溫柔步步嬌，乳大臀肥真特別，未曾真個也魂銷。

乳臀美感須添罩，時代文明造物奇，月下花前增嫵媚，最撩人處惹相思。

乳大腰肥屁股高，只因女子愛時髦，性情浪漫饒閑趣，慣在人前去賣騷。

橡皮製物式求新，人體模型假變真，男性入魔須強制，傾家傾國是佳人。

醉後贈龍懷瑜

老丐夙有戲癖，歌場追逐，已三十年，所有崑弋皮黃，以及梆子腔，絃子調，大鼓小曲，皆愛研究，結果皆等於零，係由於嗓音太啞，心有餘而力不足，每一思及。猶覺葩吧，因爲性情相近，遂願與習此業者交遊，藉可深研曲藝以過癮也，近交小友，曰龍懷瑜，年少聰明，喜研舊劇，拜老伶工王榮山（真麒麟童）爲師，習文武鬚生，能戲已有三十餘齣，近聞老友俠公劍膽兩君談及，懷瑜近在吉祥演唱失街亭斬馬謖，所有唱做，極其自然，深受台下歡迎，博得彩聲不少，梨園新進，一鳴竟自驚人，若再用功，前途正末可量，丐聞而喜，羨其正在青年，居然有此成績，謔詩四首，打起油來。

紛墨登場樂趣多，滿腔幽憤且悲歌，獨慚老丐音偏啞，古調新腔妄揣摩。

歌台馳譽一青年，身世商量託管絃，戲曲工夫能猛進，看來真正得師傳。
如此江山却怨誰，醉時痛哭醒時悲，登場羨汝能償願，慷慨高歌憤世辭。
檀板鷓絃寄此身，少年習藝亦前因，長歌當哭抒懷抱，世事如今莫認真。

「糊塗」能怨我嗎？

鄧州某富家子，讀書笨而懶，留學日本數年，諸事毫無成就，最近東歸，抵家後，談話純用日語，父母妻子聞其言，膛目不知所答，富家子怒，忿而改操國語曰，「我說的乃日本話，一家人皆聽不懂，日久所學盡忘，豈不白受辛苦，父母猶可宥，惟妻則難容，誓與離婚免添煩惱」，父聞是言，乃設筵聚親族而責之曰，人家留洋，能做大官，爾留洋僅學會離婚本事，况爾妻未學日文，焉懂日語，似爾這糊塗蟲，爾妻嫁你，還受委屈呢，「富家子當人受責，情急而言曰「我就是糊塗蟲，也不怨我，這只怨你二老，按生理學講，有聰明父母，生子始能聰明，你二老其蠢如牛，圖一時快樂，生下我來，還詈我糊塗，豈非舍本逐末乎」語未畢，父母與親友皆怒，起而逐之，富家子逃去，迄今不知所之，此事頗趣，打起油來。

我是東洋留學生，口操日語要求精，家人聽罷皆難懂，
未免當場氣不平，強迫離婚不放鬆，莫謂糊塗蟲是我，
妻難懂話豈能容，要把聰明向我求，生子當然皆笨貨，
東瀛三島有游踪，血流傳來氣太麤，有本不求偏逐末，
只因父母蠢如牛，當年何必學風流，
夫妻當日戀歡娛，因何還罵我糊塗。

生前總握財政權死後竟無葬費

昨聞友人談及，日本藤井藏相，生平對於理財方法，研究有素，竟因固執健全財政的立場，被病纏擾，不幸身故，論者惜之，聞藤井生前，總握全國財政，清廉自矢，報國以忠，逝後喪葬費用，竟致無着，其妻琴子夫人，懷抱二子，生活尤感困難，廉吏下場，結果如是，不料事被內田鐵相聞悉，心甚憫之，乃向岡田首相以下之各閣僚報告，於是千元五百元之賻儀，紛紛贈送，以爲營葬之用，琴子夫人哀痛中，得款後，遂將其夫骸骨葬埋，現仍度其清貧生活，丐聞此事，有感於中，民國改元，理財之人夥矣，無不而團團稱富家翁，較諸日本大吏貧苦如是，身分之清濁，可想見矣，中華吏治破產，人才零落，不禁擲筆一歎，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服官立志守清廉，財政公開爲避嫌，死後竟無喪葬費，
只因潔己不趨炎，先生雖死亦豪哉，經營大事埋遺骨，
報國忠忱善理財，自有親朋餽贈來，澄清吏治嘆如何，東洋廉吏稱藤井，
中國貪官觸目多，千古英名永不磨，願作清官不諱貧，
財政須知要認真，中華政界是何人，且從異國留模範，

金錢真是萬惡

昨與老友春暄，醉於西長安街酒家，飲至半酣，談及馮河間，爲北洋軍閥中之錚錚人物，生平最愛錢財，當其督軍江蘇時，軍署被火，私蓄損失不計其數，所收買之中交鈔票，約有數十萬，付之一炬，蓋是時中交正停止兌現，馮以賤價收買，藏以待時，既未得財，先受損失，真是不幸，及任總統，將府邸中南海之魚，派工撈取，以售於市，魚資盡入其囊，親信之張某，總握馮氏之財產大權，馮氏置產，半託張名，馮薨，馮之子孫與張清算家產，僅得少許了事，丐聞此事，有感於中，因此足見金錢造孽，害人不淺，閑中無事，謔起詩來。

只因夙性愛貪財，搜得金錢到手來，富貴功名皆幻夢，

人生到死賸棺材。

一生勳業誤金錢，死後無名亦枉然，寂寞北邙埋白骨，不堪回首憶當年。

有錢容易受人欺，事到臨頭却怨誰，難與兒孫謀幸福，自家受罪自家知。

惟有黃金造孽多，人生妄想嘆如何，及時行樂饒清禍，如此貪婪爲什麼。

幾句極幽默的拍馬屁話

老友慕松日昨與丐晤於東安市場酒樓，對丐談及，有某商店經理，生平最喜受人恭維，其夥友專工拍馬術，一日，夥友對經理說道，「現在的世界，真是馬屁世界，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確是一句不二價的至理名言，我生平最可惡是那些愛吃馬屁和專拍馬屁一類的人物，像你老先生的人格道德，真使我佩服，尤其是清如水，明如鏡，正直無私，不受人家的馬屁，就是在你老先生面前，拍馬屁者亦無從施其技，我真佩服，……」，語猶未畢，經理樂不可支，連聲稱是，此種幽默的馬屁，真是異想天開，油料採來，謔詩四首。

逢迎到處笑顏開，富貴全憑手段來，拍馬工夫須練習，若能幽默是長才。

社會交游喜奉承，對人顏色莫驕矜，低聲說出風涼話，舌粲蓮花羨萬能。

偉人愈闊愈糊塗，終日相陪愛諂諛，若想從中謀好處，看來須下苦工夫。

品格看來一筆勾，巧言令色出風頭，全從幽默謀權利，如此人生最下流。

蘿蔔佔了便宜

鄂友北歸，對丐談及，漢口有少婦，備於某日本人。在家時，已經受孕，上工後，腹部凸起，防碍工作，主婦見而厭之，少婦懼失業，因見日婦習慣，酷嗜蘿蔔，遇妊娠時，即棄不食，推測蘿蔔必不利于孕，遂暗覓蘿蔔一根，塞入產門，一宵既過，其胎在腹毫無異態，惟蘿蔔經水浸脹，堵塞不得出，少婦大驚，深夜閉門，自施手術，亦難取出，不得已於次晨奔告主婦，主婦詫異，乃將少婦送入醫院求治，醫師視狀，爲其按摩良久，然後用銅鑷取出，少婦臥而瞥見蘿蔔分量已輕，皮滑而潔，憤而取之，擲地而詈曰，「汝佔了我的便宜，用刀剝碎。亦不能償我之羞辱苦惱也，丐聞此事，打起油來。」

只因受孕防工作，生計攸關畏主威，蘿蔔居然能走運，笑他妙想入非非，

少婦無知太蠢哉，一根蘿蔔費疑猜，自家作孽當然受，入院求醫取出來。

因何佔了我便宜，羞憤填膺怒擲之，蘿蔔有知應竊笑，昨宵得趣入幃時。

維持生計最堪憐，吃得虧來爲賺錢，不得自由悲孕婦，茫茫苦海嘆無邊。

名畫家王夢白的遺囑

「燕孫同志，生而不常陪教，死而相求，爲戚戚也，然君爲慷慨悲歌之士，恨惡如仇，每遇伎倆者，君必盡意而罵，罵而不足，必攘臂伸拳，如欲噬之而後快，默察近之藝界，較前尤甚，少年新進，更具醜態，事不滿慾，輒相詆毀，此風因由來已久，然不可長，吾逝矣，責毋旁貸，敬囑吾友，飲醉酒，袒胸裸足，立稷社之西，長美軒前，引吭高罵，作口誅筆伐，使魍魎自警，王夢白頓足長歎拜手」，此名畫家王夢白在津醫院病篤時，與其同志徐燕孫之遺囑也，夢白先生以繪畫名于時，在京多年，與陳師曾先生，交誼最篤，曾游日本，識梁任公，深相契合，及至陳梁相繼逝世，性復狂傲，嫉者羣起排擠，以致先生有妻子凍餒之虞，憤極，閉門謝客，與友朋不通問者數年，有時外出，必受刺激，怒而買醉，醉而罵人，罵則極繪色繪聲之藝術，因是鬱鬱之氣難洩，結於肛門而爲痔，不得已赴津入醫院割痔，不料病未愈，竟與世長辭，易簣時旁無親屬，景象淒然，此遺囑即是時先生用草紙所書而棄於地者，今春徐悲鴻先生北來，偕其好友吳迪生，赴津探友，在醫院側，由羣兒手中買來，歸而交與燕孫，燕孫與丐又係通家至好，是以得觀此文，歸寓記此，打起油來。

休怪先生善罵人，看來萬事莫求真，一篇遺囑千行淚，
到死依然氣不伸。

藝苑留名展大才，先生能力亦雄哉，眼前碌碌皆餘子，事有難言說不開。

廿年湖海好聲名，畫苑群推藝最精，尺素寸縑分好惡，先生當面不留情。

文人多半是清狂，書畫生涯醉舉觴，抑鬱填胸惟一死，可憐身後最淒涼。

送來寒士淚聊表故人心

老友王君宣，近與丐談，「清代之完白山民，晚年名重海內，上自王公，下至各省疆吏，無不以一交此老爲榮，某親王薨於京師時，正值接三，大小百官均往弔，忽來一老者，自肩行李考籃，入靈棚，啓籃展紙書輓聯，曰「千里送來寒士淚，寸箋聊表故人心」，衆方詫異，及懸聯叩奠，始知爲完白先生，蓋某親王是其生平最知己者也」，按此節曾於安慶鄧氏某筆記中見之，採爲詩料，打起油來。

茫茫湖海布衣交，到處歡迎獨解嘲，一掬淒涼寒士淚，不逢知己不輕拋。

天生此老是奇才，千里迢迢哭祭來，豪氣對人猶未減，揮毫寫出寸心哀。

是真名士最多情，拜倒靈前老淚傾，形迹不拘心坦白，願憑紙筆訴生平。

完白山民興不孤，當年文譽滿江湖，人生難得惟知己，哀悼聲中淚眼枯。

記梁巨川先生軼事

桂林梁巨川先生，忠鯁之士也，文章道德，海內同欽，生平著作宏富，有「伏卵錄」一書，內容贊美張勳，惟於復辟一役，期期以爲不可，自謂當張勳復辟變作時曾四次致函與張，勸其辭王爵，勿用龍旗，努力造成君主共和局面，最後一函，則勸其失敗，以身殉難，不料函上皆未容納，於是遷怒于康有爲，劉廷琛，雷震春等，斥爲濫官僚，臭名士，老滑頭，以張勳引用此輩，爲敗事之根，語尤憤激，並謂當事急時，有四人宵夜謁張，欲護其子女出險，張拒其請，四客排闥入，欲奪張子去，被阻竟未如願，梁氏據此則謂張之忠義之氣，能以感人，未幾，梁慨國事日非，憤投水死，昨聞友談此事，謔詩打起油來。

慷慨投湖不顧身，滿腔積忿氣難伸，匡時有志悲無力，救國精神豈讓人。

生平著述有奇文，國事蜩螗不可云，伏卵錄中悲憤語，生平知己是張勳。

前輩追懷梁巨川，文章道德姓名傳，願拚一死投清水，如此收場太可憐。

文人迂氣總難消，水畔忠魂賦大招，留得千秋遺憾在，淒涼國事嘆飄搖。

常事……多事……了事

昨聞老友王君宣，談及前數年于役山左，曾在濰縣，見舊案卷內，有鄭板橋爲一對夫婦，夜深爭吵，驚動左鄰廟僧勸解，嗣反涉訟，遷怒於鄰僧，詣縣請求公判事，板橋判云：「夫妻打架常事，和尚勸架多事，本縣不管了事」寥寥數語，於滑稽中寓有申誡之意，板橋判牘甚多，均爲歷任知事潛易真本，殊爲可惜，丐聞此事，採作詩料，歸寓提筆，打起油來。

煩惱皆由自己招，官司打得太無聊，衙門不管尋常事，

縣長風流鄭板橋。

夫妻吵鬧夜深時，實在情形那得知，被底春光偏外洩，

老僧干涉太頑皮。

佛經拋下出風頭，訟事纏身不自由，怪爾六根猶未淨，

未曾露臉却添愁。

人生難得是糊塗，休把官衙作護符，事大如天惟一了，

看來忍氣在須臾。

戴价甫約飲喜晤景太昭

老友戴价甫，文章道德，譽滿士林，宦海浮沉，清風兩袖，最近痛心國事，對於時局，絕口不談，寄居宣武城南，每以飲酒賦詩，遣其填胸煩懣，日昨先生移居米市胡同新寓，約丐前往痛飲，辱承寵召，敢不奉陪，當即遵囑前往，入門後，欣遇王桂宇，蘇雨田，童煦菴諸弟，小友管彤古，亦在座焉，丐與先生寒暄畢，又承先生介紹與景太昭先生（耀月）相晤，把酒談心，洵樂事也，太昭先生，爲新聞先進，在新聞界服務多年，從政以來，對於政體改革，尤多擘畫，文名遍於海內，丐則久慕丰標，今既邂逅相逢，乃係生平第一快事，謔詩紀事，打起油來。

交逢亂世見真情，道德文章舊有名，宣武城南春正好，
願憑樽酒訂詩盟，
入座初逢景太昭，縱談心事慰無聊，十年渴慕欣相見，
快慰生平是此宵。
文人惡習是輕狂，四座春風醉一觴，如此河山拚痛飲，
可憐時事太淒涼。
老丐年來趣事多，無憂無慮樂如何，得交小友（形古）稱知己，
歲月優游醉裏過。

願有情人終成眷屬

王陋隱與余爲莫逆交，久在新聞界服務，性情誠篤，沉靜有爲，善與人交，千金一諾，多才博藝，久著蜚聲，娶白姓，潞河世家女也，生二子，伉儷甚篤，不幸前年因病身逝，君抱鼓盆之戚，是以萬念俱灰，放浪形骸，不求進取，甘心自棄，聞者惜之，有李女士者，風塵中之可憐人也，與王邂逅相逢，情深脈脈，商量身世，各述苦衷，緣訂三生，時相過從，舊詩有云，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之句，可爲二人寫照矣，同時前門某飯館女招

二，與王亦結不解之緣，流水無心，落花有意，一日隨王正在廣德樓觀劇，李女士忽然莅止，醋海竟起波瀾，障礙雖生，愛情未滅，但願有情人終成眷屬，在李既可終身有託，王亦從此奮發有爲，團結精神，創造新的生命，醉丐老矣，無能爲也，孽海茫茫，回頭是岸，與王忝稱至好，不揣冒昧，敢進直言，綺障速除，良緣早訂，幸勿沉迷不醒，甘墮泥犁也，賦詩六章，聊當勸勉。

莫嫌綺障太纏綿，此是三生訂夙緣，願有情人成眷屬，
好花常放月常圓。

大家風範綺羅香，邂逅相逢樂未央，媚眼流波通款曲，
英年倜儻羨王郎。

淒涼愁聽鼓盆歌，自古文人孽障多，儂自深情他有意，
愛河平地起微波。

風情浪漫當鱸女，身世飄零墜溷花，金屋貯嬌須自擇，
莫教辜負好年華。

休從醇酒婦人中，誤我終身蔽我聰，已有文名須自振，

能知擺脫是英雄。

醉丐天生是廢人，鏡花水月証前身，勸君了却風流債，
戀愛關頭莫認真。

哭何心冷先生

何心冷先生，英才博學，海內知名，與胡政之先生，稱莫逆交，胡在津主辦大公報，約何担任該報小公園主編，及本埠新聞編輯，風行一紙，深受社會歡迎，只因安牘勞形，身體日見消瘦，生平染有煙癖，工作餘暇，常在日租界煙館盤桓，藉以消磨歲月，朋友有事往商，多在烟館晤面，有時何之精神煥發，最喜代人作字，書摹魏碑，筆力遒勁，有求書者，獻煙膏幾許，可以得其墨寶，最近何忽染疾臥榻不起，夫人鐫冰女士，聞訊由滬來津，親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三月有餘，不料造物忌才，醫藥罔效，當何病歿之前三日，夜間忽夢神爲其易龍腦，謂可延壽一紀，鐫冰女士，聞之色喜，事被求幸福齋主，何一雁先生所聞。乃爲文以紀其事，孰意事成幻想，何君竟溘然長逝矣，噩耗傳來，文人學子，同深哀悼，丐與心冷有一面之雅，平素欽仰其人，賦詩哭之，以伸悲慟。

惟有書生厄運多，文章誤我奈愁何，豈知一病悲千古，

淒絕西風薤露歌。

全憑文字作生涯，寄跡津沽老歲華，曠代奇才能有幾，
支離瘦骨隱煙霞。

吹折生花筆一枝，罡風平地起愁思，撫棺痛哭酬知己，
最是淒涼胡政之。

一雁先生紀夢文，自嗟身世感同群，誰知世事皆虛幻，
滿腹牢騷不可云。

老友徐劍膽鬻畫詩以紀之

徐劍膽先生（濟）夙以小說名於世，三十年辛苦，著作等身，民元，傅俠先襟兄（文綺）
在平創辦白話捷報時，曾聘先生担任小說撰述，是時與丐締交，感情極好，嗣以飢來驅我，
不得已謀食四方，與先生一別十年，鮮通音問，民十二秋季，丐因在外做事失敗，狼狽歸來，
賦閑深覺無聊，乃在報界鬼混，在老友李幼亭處，又與先生謀面，滄桑身世，相對黯然，
丐生平喜弄筆墨，對於稗官野史，亦多涉獵，暇則仿其體裁，編成說部，得資藉以糊口，每
次脫稿，必求先生改正，先生亦不以非材而摒棄之，遇事詳加指導，至今清夜自思，寸心耿
耿不忘，最近六年，與先生同在實報担任撰述，朝夕過從，親密異常，把酒縱談，悉得先生
不但文能警世，并且工書善畫，所繪之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入妙通靈，別開生面，斲輪老

手非庸俗之輩，所可望其肩背也，先生現寓宣武門外西草廠，日前因事往訪，見其所繪之「木蘭從軍圖」正在着色。意有所觸，不覺貿然而言曰：先生既精繪事，何必秘不示人，潤筆收資，無傷大雅，當時言之至再，始經先生笑而允之，乃訂潤格，以結翰墨因緣，已託各處代收畫件，賦詩紀此，聊當宣傳，并述舊情，以明交誼。

繪事全憑造化工，寫生妙筆太玲瓏，收資莫謂傷風雅，如此年華不諱窮。

意匠經營數十年，先生畫法最精研，願憑一管丹青筆，費盡工夫且賣錢。

燕市馳名小說家，又從繪畫作生涯，倪黃顧綠商量遍，獨對青燈老歲華。

舊事迷離記不清，廿年文字見交情，且將美術閑施展，半爲謀生半爲名。

半生心事寄縹緲，粉本臨摹獨擅長，宣武城南西草廠，紛紛乞畫往來忙。

女摩登猛翻桃浪

平市某學校，秋季招考新生，日前有一女郎，年逾花信，妝束摩登，衣綠色旗袍，肉色絲襪，風流颯娜，乃係善出風頭人物也：當考試新生時，偕一童前來應試，該童入場後，良久未出，女郎在休息室，枯坐二小時，疲倦欲睡，遂就椅假寐，將兩足高抬於對面棹上，詎料月信來潮，褲際猛翻桃浪，浸溢於外，彼姝尙懵然未覺也，引得同室送考男女，觀其醜態，嗤嗤竊笑不已，友人係該校監試員之一，歸語諸余，採爲油料，詩以紀之。

只因私事未提防，愛出風頭笑女郎，
香夢酣時偏露醜，紅潮浸透白羅裳。

桃花新浪溢鴻溝，惹得傍人笑不休，
性喜摩登行不檢，醒來自問亦含羞。

爲送兒童入考來，女郎不睡不坍台，
一雙玉足高抬起，桃浪橫冲鳥道開。

春夢迷離莫認真，阿儂今日太丟人，
桃源深處風波惡，寄語漁郎莫問津。

雪香齋主風雅自賞

昨在雪香齋南飯館午餐，燒酒兩壺，炒蟹一碟，既可解饑，又饒樂趣，忽遇三十年舊友，共話滄桑，回首前塵，不勝今昔之感，據余所知雪香齋主，性耽風雅，飲量尤宏，壁懸名人字畫甚夥，每以自豪，昔曾設肆於陝西巷，今營斯業，生意蒸蒸日上，蓋其別有懷抱，自甘隱于市廛，風塵莽莽中，若主人者亦奇士也，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形骸放浪隱屠沽，身世商量酒一壺，縱飲狂呼天地窄，主人做事不糊塗。

壁間書畫盡名流，萬事皆從醉裏求，如此年華惟痛哭，願從酒國傲春秋。

酒家相與話滄桑，三十年來夢一場，難得糊塗拚一醉，須知世態有炎涼。

飲酒持螯興最豪，主人計畫最清高，維持生計耽風雅，終日經營不憚勞。

男女模特兒居然不平等

藝術學校，研究人體寫生，設有男女模特兒，以供學生研究，聞女模特兒上堂時：赤條一條一絲不掛。乳峯高聳，妙處含春，男模特兒，僅赤其勝，裸其腿足而已，醜丐老矣，新智識，懵然不懂，不解藝術專家，對於男女模特兒之設備，如何竟不平等，豈男性全裸，有碍女性觀瞻耶，女性全裸，亦未免意存輕視，嗚呼，男女平等，有此現相，曲線美不過如是而已，百思莫解，打起油來。

妙法傳真筆一枝，寫生藝術最趨時，校中預備天然品，
男女皆充模特兒。

冰肌玉體顯精神，走上堂來不避人，惹得大家皆注意，
三分驕態十分春。

筋骨剛強是健康，坦胸裸腿立當場，看來直線何嘗美，
羞煞旁觀一女郎。

如何男女有分差，事欠公平藝術家，若是寫生誇絕技，
須開大會號無遮。

靠天吃飯本來難

余客濟南，時偕朋輩，游大明湖，在鐵公祠，（明，鐵鉉，鄧州人，建文時，燕王率兵南下，破濟南，鉉被執抗節不屈，王怒，沸油於鑊烹之，死狀最慘，朝庭後憫其志，追謚忠襄，立祠大明湖西北隅，春秋祀之）見殿廡下嵌有石刻，書一「天」字，有一老人，手捧碗倚於天字右角，作吃飯狀，筆力遒勁，寄託深遠，附記一文曰！『余曩作工五台，得此石拓，語雖近俚，實有理趣，歸時展玩，以自勸慰，同人見者，咸以爲笑柄焉，吾想千古來帝王將相，輿隸走卒，三教之廣，四民之衆，人品不一，質言之，皆吃飯也，大英雄，大智慧，大姦惡，自謂操縱一世，屈伸惟我，質言之，皆靠天也。但人未吃飯時，不知靠天，吃飯，或不願拘拘靠天，遂並吃飯之天，皆不可靠，非天難靠，人自難靠故也，余今重刊一石，作靠天論，以與天下吃飯者共質之，嘉慶癸酉六月朔，歷下魏祥記』讀其文真乃看透世情語，晴窻無事，偶憶是文，回首前塵，忽忽已三十年矣，老境蕭索，思之慨然，終日窮忙，正所謂靠天吃飯也，採爲詩料，打起油來。

水影嵐光一望收，鵲華橋畔小勾留，明湖秋色清如許，三十年前憶舊遊。

鐵公祠內獨盤桓，世事思量淚暗彈，石刻壁間留警語，靠天吃飯本來難。

吃飯誰人不靠天，中華遍地起烽烟，飽嘗鋒鏑流離苦，如此民生亦可憐。

處世名言紀最詳，摩挲石刻字猶香，斯人千古留遺墨，歷下當年羨魏祥。

醉丐淒涼老淚多，撫琴難譜舊時歌，靠天吃飯心無愧，富貴功名一剎那。

打起油來謔起詩，寸心全仗老天知，循環世道原如此，石刻鑄成絕妙辭。

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西城太平湖，有一青年，因受環境壓迫，不得已拉車謀生，夜出晨歸，掙錢以養家小，櫛風沐雨，其生活殊覺可憐，蓄有愛犬一隻，性極靈敏，出入相隨，未嘗須臾離也，有時愛犬在家，不見主人，必往街頭，各處尋覓，遇主人則搖尾表示歡迎。若主人正在街上拉車，犬跟隨其後，九城奔跑，亦不憚勞，中途走失，竟能尋路而歸，犬性通靈，忠於事主，較諸一般背主求榮，忘恩負義之輩，其良竇真不可以同日語也，丐每夕赴報社工作，必由青年拉

車送往，目觀該犬可愛，謔詩打起油來。

街頭巷尾常相守，主若拉車牠跳走，
櫛風沐雨苦跟隨，可以人而不如狗。

世上庸人背主多，忘恩負義又如何，
請看些小通靈犬，愛主精神永不磨。

終宵跳躍亂跟隨，我愛通靈小犬兒，
勞苦不辭真可羨，奔馳正是報恩時。

看來畜類通人性，恩怨分明辦得清，
政海茫茫真齷齪，趨炎慕勢爲功名。

處女膜破裂未必女子不貞

昨聞友人談及，其鄰某姓娶妻，係一五十歲之老處女，合卺之夕，因無元紅，新郎懊惱，疑其不貞，次日遂向女家交涉，有研究生理學者，當向新郎解釋云，「女子守貞，至五十歲，操行當然可信，因種種生理關係，「處女膜」不能保存，亦不足以爲「不貞」之證，新郎語塞，遂與其妻和好如初，嗚呼，一言之微，可以消弭大禍，一般專以挑撥政潮之政客，假公濟私，對此寧不愧哉，飯後無事，心有所觸，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新婚燕爾最歡娛，何必關心處女膜，
郎若留情儂亦忍，萬般恩怨在須臾。
女性當然要守貞，事能變化不饒人，
桃花流水存真性，何必漁郎去問津。
好事成全仗一言，雙方隱忍免麻煩，
現時男女皆平等，且莫堅持顯裂痕。
消除忿恨話溫柔，妙論當場解怨仇，
挑撥國家多惡感，看來政客不知羞。

駱家種佳菊任人參觀

駱子麒先生（騰麟）蜀中名士，京市隱居，宦海升沉，飽經世變，邇來淡心利祿，日以研究法學爲消遣，居西城錦什坊街丁章胡同門牌一號，淨室明窓，點綴古雅，偕其家人輩，共度平民生活，閑情逸致，樂如也，先生夙有養菊癖，院內闢地畝餘，種菊三百餘種，其最佳者，爲「天真台」光輝鮮黃，極細卷瓣，「爭霸戰」純黃大卷瓣，「羣鳳」外黃內紫大卷瓣，「寶山岳」橙黃極大厚瓣，「萬國寶」純白極大厚瓣，「深山秋」粉大卷瓣，「天女

打油詩

九六

「淡美紫玉白細卷瓣，「魚響」純白極厚細卷瓣，「玉櫛」深粉大卷瓣，「朱玉垣」紫極細瓣，「孝德鑑」純黃紅縞，寬瓣十八瓣，名花園圓，均在一尺五六寸至二尺之間，此外佳種尚多，均由先生每日親率兒女輩，培植灌溉，風雨亦不憚勞，聞女公子靜儀，對於藝菊，尤有心得，與其父同有淵明之癖，時當秋日，菊花盛開，任人參觀，藉以討論培植方法，醉丐與有同好，暇嘗前往聆教，并增長許多知識也，賦詩四首，以誌景仰，打油滋味，工拙所不計耳。

點玉浮金仔細評，閑情逸致傲淵明，東籬佳色供欣賞，
遯世原來不爲名。

栽培灌溉費商量，彭澤風流晚節香，爲賞名花聯舊雨，
持螯煮酒過重陽。

先生品格太清高，種菊殷勤不憚勞，露蕊霜葩三百種，
向人指點興偏豪。

幽香冷艷任參觀，佳色迎人秀可餐，種得好花須愛護，
須知培植本來難。

選來佳種衆爭誇，冷淡秋光處士家，如此江山如此恨，
隔簾人瘦比黃花。

軍官之奇嗜與俄妓之怪癖

某軍官參贊戎機，久居蓮幕，上邀主帥寵任，下受僚屬推崇，聲譽威權，炙手可熱，一日軍中召開緊急會議，必須列席；久而未至，主帥心滋不悅，遣使往召，則見其正橫臥烟榻，對燈悄然，並裸其下體，使人以鴉片烟抹其穀道，工作甚為緊張，使者大惑，返報主帥，以醜駭故，未敢直陳，主帥詰之，始吐其實，至是主帥長嘆，若甚代其惋惜者，蓋白烟癮極大，並患痔甚劇，有人建議，試抹烟膏於穀道，其痛立止，從此於過癮之時，必先實行此項工作，否則不能過其烟癮也，據聞最奇者，烟膏抹於肛門，竟能一吸而進，外邊涓滴不留，此與哈爾濱之俄妓，醉後無客，常以啤酒瓶，拔去其塞，插入私處汨汨作響，旋亦將啤酒一吸而盡，可以謂之無奇不有，今某軍官竟以烟癮稱於時，足見非癮人不能有此奇嗜，丐聞友述，打起油來。

為除痔漏抹烟膏，完整肛門保不牢，過癮何須分上下，
天生奇嗜足稱豪，鴉片烟膏吸進來，涓滴不留圖快活，
橫陳肉體糞門開，這般過癮亦兇哉，
春意撩人意不寧，俄妓關情啤酒瓶，
嗜好生來竟一般，何分前後且圖歡，世間怪癖知多少，
一是淫娃一武官。

七夕日新艷秋演「天河配」

王玉華女士，綺年玉貌，寄跡歌場，「新艷秋」三字，乃其藝名也，只因藝冠當時，博得名流欣賞，京津滬漢，聲譽交馳，江南載譽歸來，終日精研繪事，近因舊歷七夕，京市各劇院均演應時佳劇，女士經哈爾飛經理郝錦川先生之約，在該院連演「新天河配」二日，以歷觀客之望，醉丐老矣，撫景傷時，如此江山，情懷難遣，欣聞此訊，喜而賦詩，拉雜成辭，聊當紀事。

欣逢乞巧拜針神，兒女嬌痴性率真，惟有名伶翻妙曲，當場表演最驚人。

淼淼銀河返漢槎，當年帙事衆爭誇，江山破碎真愁絕，引古評今是玉華，（玉華係新伶小字）

相逢絮語別愁添，牛女多情不避嫌，天上人間留艷語，新伶色藝一身兼。

神仙趣事太荒唐，艷曲歌來韻繞樑，織女現身稱絕代，世間何處覓牛郎。

張海若喝粥四十八碗

前教育總長傅治鄉先生，（嶽葵）之封翁，日前八旬正壽，在京之鄉寅世戚，均往暫祝稱觴，是日蒲圻張三先生，（海若）亦往，張氏飲量甚宏，夙有酒仙之譽，入席後，友人勸飲，立盡五十觥，毫無醉意，同座潘繼武先生，與張交篤，當向大衆宣言，謂張三先生不僅善飲酒，并且能喝米粥，因張幼負奇才，博通經史，年二十，舉翰林，少年科第，怡然自得，未幾長鄂諮議局，對於地方政事，多所擘畫，今雖豪情未減，思量舊事，景物全非，亦不禁有老淚縱橫之感矣，當民三秋季，樊山老人，遍約名流，在廣和居歡譙，張在被邀之列，座客有桐城作家洪剛侯先生，以飲茶聞於時，當時洪與張賭茶，以決勝負，洪飲五壺，張亦飲五壺，張亞農先生（伯烈）適在座，同時勸酒，張亦飲之，正飲酒間，易哭齋先生（順鼎）遂倡議，謂與其賭茶賽酒，不比較食量，以能多進食者考第一，言未畢，張已連喝米粥十二碗，輿猶未盡，張亞農則吃小饅頭以陪之，於是彼喝米粥一碗，此亦陪吃小饅頭一個，當由侍役檢視，張三先生面前，須臾之間，已有四十八個空碗矣，樊山老人，覩狀甚以爲樂，卽席作『張海若吃四十八碗米粥歌』記之，賓主盡歡而散，嗚呼，樊山墓木已拱，朋舊多半凋零，張三先生，滯居舊都，依然故我，追懷往事，無限淒涼，丐亦飄泊風塵，同傷懷抱，聞人述此，賦以俚詩，名曰打油，工拙所不計也。

老人祝壽喜稱觴，朋舊聯歡共一堂，縱酒清談思往事，
淒涼身世感滄桑。

酒仙佳譽羨張三，痛飲千杯味最甘，絕代才華驚海內，
文名傳遍大江南。

廿年春夢廣和居，名士風流樂有餘，好友當筵拼食量，
飽餐皆問我何如。

當場何必賭醇醪，吃粥看誰量最高，空碗數來四十八，
先生興趣獨稱豪。

名士當年趣事多，市樓載酒屢經過，豪情狂態終難減，
記否樊山吃粥歌。

金息侯蟄居津沽閉戶著書

金息侯先生（梁）文章政治，海內知名，蒿目時艱，持躬謹慎，當突起之際，先生倉皇
出走，避難津沽，倏忽二年，日以弼字著書，以消磊塊，邇來檢點行篋，見有舊時日記，關
於清代光宣兩朝史料，多有記載，遂抽暇著成，『光宣小記』一書，聞已出版，自叙一文曰

「辛未秋，東事起，余子身至津，閉戶養病，不問時事，謠諑頗多，是是非非，皆置不辯，惟書畫舊藏，殘稿零札，未及携帶，長日無聊，殊難遣悶，偶返故都，檢舊篋，得昔年日記數冊，皆光宣間所筆記，遂擇有關朝章國故者，撮錄成篇，題曰光宣小記，余自甲辰春，始北上應試，至辛亥冬，避地大連，故所記以甲辛數年爲斷，後別有記，今津榭臥室，方不及丈，局促如囚，嘗自書小聯懸諸壁，集句曰，「自作孽不可活」，「身將隱焉用文」，深夜幽思，耿耿不寐，乃復草所記事，與世相見，徒召笑罵，其中亦不免於自文歟，癸酉秋，一息老人金梁「寥寥數十語，悲哀悽愴，隱於字裏行間，先生滿腹牢騷，乃藉文字而發洩其不平之氣，傷心人別有懷抱，彼蒼何竟如此待遇文人耶，興念及此，擲筆一嘆，聞友傳述，觸我悲懷，詩曰打油，聊當紀事。」

窮愁似海事如煙，避難津沽已二年，閉戶著書蒐史料，
揮毫拔淚記光宣。（光，光緒，宣，宣統，係清代最末兩帝）
惟有文人厄運多，淒涼家世竟傳訛，任他謠諑紛紛起，
淡泊居心又奈何。
只爲消愁豈爲名，先生處世最光明，記成一部傷心史，
願與西風訴不平。
時局如斯抱隱憂，風塵莽莽恨悠悠，讀書粥字生平願，
白髮青燈金息侯。

蔣瘦鴻贈「老宣」七絕賦詩紀之

昨接老友蔣瘦鴻，由保定來函稱「余讀實報老宣先生瘋話有日矣，觀其持論縱橫，深中時弊，見得到亦說得出，瘋話歟，讖論也，余雖未晤老宣之面，然讀其文，想見其文，殆亦憤世嫉俗，慷慨悲歌之士乎，爰咏一絕，用伸景企，詩曰「是是非非久已亡，伊誰放胆敢評章，老宣瘋話陳琳檄，痛快淋漓寫一場」丐讀是詩，知其對於老宣之文章才氣，佩服的五體投地，於是深服瘦鴻，善於知人，足見真才，萬人共仰，絕非庸俗之輩，可以欺世盜名也，丐與老宣，近在西來順羊肉館：共餐一次，把酒論交，甚相投契，暇當往訪，擬作終日之談，並將瘦鴻之意代達，亦文字因緣中一段趣事也，賦詩紀之，以誌欽慕。

曠代奇才羨老宣，文章警俗筆如椽，長安酒市同酣飲，願結今生翰墨緣。

處世誰人敢盜名，一篇瘋話讓先生，寫成無限傷心語，嫉俗原來爲不平。

博學深欽蔣瘦鴻，文人心理最相同，新詩寄贈傾懷抱，甘願低頭拜下風。

世事如斯不必談，江山搖落我何堪，兩君（老宣瘦鴻）相晤談風雅，老丐捫心獨抱慙。

董先生紀夢……胡先生証之

武進董授經先生，（康）少年科第，博學多才，自入仕途，精研法律，在政界歷充要職，久著蜚聲，現居滬執行律師職務，兼任大學教授，著作等身，士林景仰，惟先生生平風流自賞，曩年喜作北里游，與名妓花歡喜，結不解緣，曾將韻事，載入自撰「東海日記書舫庸譚」中，尚有一十六年一月三日自記綺夢一文，讀之更覺有味，其文略謂「夜夢柳絲，隨一姥至，似初嫁來者，絮絮情話，並出一素練索書，余題有「臂痕乍褪秦宮赤，眉嬾新留京兆妍」之句，忘其全律，柳絲者，昔日金陵棘園所夢女子，懷中抱一兒，自言今名，與余前世結褵，未久棄此，遺囑藏某刹前柳樹下，屬爲改葬，自後每值患難，或病中輒夢之，往歲漫游歐美，往復兩度，夢之於橫濱港舟中，頻年馬齒加長，無復韋臯之壯略，玉簫猶相隨呵漠之中，護於溟亦異事也」翌日又記，「溫循昨夢、根觸無端，凌波恍惚，異洛水之感甄，纖影是非，儼未央之憶李，爰就斷章，足成一律，「阿母殷勤証半鈿，家常細語倍纏綿，臂痕乍褪秦宮赤，眉嬾新增京兆妍，漫檢編徵豔異，長尋蝶夢亦神仙，玉簫成約應非誑，香塚悽蕪問柳邊，」美人名士，千古淒涼，讀此奇文，不禁拍案叫絕，不過夢由幻想，似難憑信，而文學界革新家胡適之先生，獨對此夢，曾發言論，於序「東海日記」文中見之，其文曰「董先生此記，不但把少年的軼事，坦白示人，並且把他老年之境，也詳細寫出，記中各夢，多可供心理學者研究，例如柳絲一夢，董先生自己的解釋，我們可以不論，但此等材料

，若遇弗洛得派的心理學者，變成了可寶貴的材料，記夢之作，必須記者誠實可信，方有價值，記得明朝成弘間，有位理學家羅一峯所著文集後，附夢稿二卷，記夢多至三百餘首，今董先生雖不談理學，平生治事，素主篤實，他自書的綺夢，豈有不可信的嗎？細讀胡先生序文之語，對董推崇備至，夢本迷離，言之証實，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迷離綺夢費疑猜，記事文章仗妙裁，地老天荒留此恨，
美人香塚沒蒿萊。

一枝妙筆記東游，旖旎情懷夢裏求，莫謂先生精法律，
少年做事也風流。

一縷柔情繫柳絲，個人心事有誰知，適之（胡）文筆真靈巧，
描寫風流董律師。

莫云幻想太荒唐，情話纏綿夢亦香，兒女衷腸身世感，
疑雲疑雨費思量。

廉南湖遺囑火葬

「福開森社武雄兩先生，如余之願，在京市日本火葬場焚化，埋骨潭柘山麓，占地一穴

，爲潭柘公墓之起點，伏願兩先生垂念生死交情，爲我斷然執行，屆時家族戚友，或持異議，以委託書示之，「此廉南湖先生於民十九四月二十四日，親筆書於病榻之遺囑也，未幾，先生逝世，家人本擬遵囑火葬，適廉夫人吳芝瑛女士由滬來函，謂「居士一身顛悴，終其身

在焦爛中，今剩此一副可憐之皮骨，不忍其再慘入洪爐，以揚其灰也，」於是遂決定移柩，葬於潭柘山麓，以償先生之願，先生生平不善理財，好俠成性，所藏書畫字帖銅器，皆爲海內有數珍品，逝後多半流落海外，詩文字畫之印行者，計十四種，昨聞友談，得其梗概，探爲油料，謔起詩來。

遺囑諄諄語故人，商量火葬老吟身，
蒼茫天地原無我，不染人間半點塵。

共同生死見交情，留得遺言豈好名，
潭柘山頭埋骨地，蕭蕭風裏白楊聲。

江湖游俠想當年，書畫收藏不計錢，
肝胆照人憑義氣，追懷往事恨如煙。

一生憔悴感淒涼，不忍焚身火葬場，
惟有夫人情最重，先生後事費商量。

聞張海若前輩訂婚喜而賦此

蒲圻張三先生（海若）係前清名翰林，在民國歷充要職，年來脫離政治羈絆，不問時事久矣，生平性狂放，尤豪于飲，每飲必醉，自稱「醉鬼張三」與丐同有酒癖，丐與先生季弟劍逢善，得與先生相聚，詩酒流連，獲益實非淺鮮，先生老年喪偶，鰥居計已數年，近因熊秉老與毛彥文女士結婚，不由老與勃發，因友介紹，亦與黔中楊嗣馨女士訂婚，月內即成嘉禮，刻正忙於預備喜事，丐聞此信，欣喜欲狂，屆時必當親往道賀，準與與老新郎拚一醉也，賦詩四首，先為預賀。

才華倜儻羨三爺，賭酒吟詩遣歲華，只為鰥居真寂寞，
迷離老眼醉看花。

翰苑名流老更狂，安排喜事作新郎，溫柔鄉裏新滋味，
此日何妨再一嘗。

美人名士兩風流，現代婚姻最自由，我勸先生休縱酒，
定情先要叙溫柔。

訂成條件結良姻，大地春回伴玉人，屈指洞房花燭夕，
三爺大賣老精神。

徐燕孫繪贈人物條幅詩以紀之

下博徐燕孫（操），博學長才，性情倜儻，隱居京市，日以詩畫自娛，所繪人物，名重藝林，人有得其尺幅寸練者，咸珍視之，丐與燕孫誼屬至交，親逾骨肉，滄桑人事，不通音問已二十餘年矣，去冬在前青廠老友張志魚家閑坐，幸與燕孫相遇，談及往事，相對黯然，因此時與盤桓，一日不見，中心則感不快，最近燕孫來寓，持贈所繪人物條幅，圖爲「青蓮把酒問天」並附跋語云，「醉丐先生爲先君總角交，三十年來，寒門衰歇，與君隔絕，亦已久矣，余空抱壯懷，所遭坎坷，丁卯戊辰間，馳驅淮泗，爲諸侯上客，方假尺寸，作乘風破浪之舉，願志與願違，南風大競，潑羽北還，僅藉雕蟲，少博檀飽，追回往昔，涕泗無從，歲甲戌遇先生於張君志魚處，展叙邦族，喜遇前輩，重申往事，歷歷目前，此三十年中，國難家愁，與日俱積，大丈夫生而不能攘夷禦侮，造福億兆，下不能建旄裂土，爲宗族爭光，顧老死衡宇，亦足悲矣，昔衛公上書垂獄，青蓮把酒問天，感憤所致，亦豈得已哉，與念所及，寫此藉爲張丈補壁，古下博徐操誌于霜紅籠」，醉丐得此，欣喜欲狂，油料採來，謔詩四首，聊伸謝悃，以誌顛末。

且從詩畫續前緣，舊恨新愁一縷牽，把酒問天天不語，
傷心惟有李青蓮。

三十年來事渺茫，挑燈話舊感滄桑，故人有子余心慰，攬鏡愁添兩鬢霜。

贈我新圖念舊情，蜚聲藝苑久聞名，雕蟲小技君休笑，美術千秋有定評。

何須抑鬱氣難伸，如此年華莫認真，世濁身清應自傲，且從藝事作聞人。

記友談兩趣事

昨聞友談，兩件趣事，閑中解悶，打起油來，長夏無聊，以博一笑。

只因跳舞最時髦，女伴邀來學體操，大汗淋漓丟盡醜，拋開愛侶且私逃。

笑我當場充老漢，片時推了許多車，女郎不善摩登舞，莫怪旁人笑掉牙。

日前東城某公餘俱樂部，開宴跳舞，忽有一人，挈數女友入舞場，諸女皆不善舞，由其拚命踢之共作此種運動，不料連與女友跳舞數次，臭汗淋漓，乃遁至他席，或問其因何如此之熱

，彼大笑曰：「我纔做了一次老漢，推了幾回車子，」惹得閨堂大笑。

家庭變態太離奇，恩愛冤家最可悲，有子在旁頻怒目，只因祖父撻孫兒。

私心爲子報閑仇，責打循環鬧不休，妙語解頤真可笑，萬般煩惱自家求。

祖父有撻其孫者，子勸之不聽，怒而以杖自撻無算，祖詰問其故，其子曰，此之謂報仇，因你既打我的兒子，我也只好打你的兒子了。

新舊文學的評判

昨因天熱，家居殊覺無聊，遂往城西某最高學府訪友，適友外出未遇，不得已悵然而歸，行至學府門旁，見粉壁上有人用鉛筆題句曰「新文學，媽特皮，舊文學，也該死，還有那一般不要臉的東西，懶將文學作兒戲，之乎者也變做的嗎呀呢，天地日月加上A B O D，如此文章，古怪希奇，怎不叫人嘆了一口窮氣，唉，放他媽的連環屁，真真是豈有此理」。丐觀是文，佇視良久，語雖粗俗，却有深味存焉，決非淺近之流，率爾操觚者，所能急就，真可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於是照文抄錄而歸，謔詩以紀其事，油氣薰人，能作三日嘔也。

品評學問笑荒唐，捨舊趨新欠忖量，誰在粉牆題妙句，淋漓痛快好文章。

文學千秋有定評，何須打倒與歡迎，不求實際誇聲勢，竟被旁人看得輕。

狗屁難聞本欠通，斯文掃地嘆途窮，文章現代抬身價，不像西來不是東。

惟有書生感憤多，中華遍地走文魔，新詞讀罷增悽愴，學問如斯喚奈何。

譚家六歲小神童

「汾河灣」這齣戲，係當年譚遜培與王瑤卿的絕作，老丐犯戲迷時，聆之屢矣，最近譚小培與程硯秋在中和戲院演此劇，丐亦趨往參觀，可稱現代名劇，今譚富英於本星期五夕，在開明戲院，與王幼卿亦演是劇，並以其子「百歲」飾薛丁山，洵屬梨園佳話，百歲，係富英愛子，年甫六齡，天資聰穎，此次毅然登場，雖係髫齡，竟能繼承先業，譚本梨園世家，祖孫父子，名皆顯著，丐真僥倖，對於該門所演各戲，童能見其四世同一舞台，撫昔思今，

不覺更添感慨，因與小培友善，喜其有孫，爰賦俚詩，以誌其事，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登場遵守舊家風，頭角崢嶸氣概雄，老丐入門先喝彩，
譚家六歲小神童。

梨園身世屬名家，技術宣揚萬衆誇，父子祖孫能繼業，
歌台舞榭度年華。

譚家有子正髻齡，度曲能存舊典型，對此不禁增舊感，
梨園先輩半凋零。

老友居然慶有孫，紅氍毹上姓名存，年來老丐悲身世，
怕記春明舊夢痕。

說兩段笑話吧

長夏無聊，枯坐更覺煩懣，思及往事，我心尤悲，如此年華，多言必定賈禍，若欲裝聾作啞，自問勢所不能，輾轉思量，只好說兩段笑話，解解心中迂氣而已，閒中無事，打起油來。

人生惟有行房樂，豈肯輕饒黃臉婆，生理研求須仔細，男兒好色本來多。

此鄉終老住溫柔，情愛纏綿樂未休，餘興正濃仍努力，精神愈倦愈風流。

有人問好色者曰，「天下事以何爲樂」曰「行房最樂」又曰「旣行房矣，以後還有什麼樂」於是好色者沉思良久，笑而答之曰，「莫若再行幾次，這個樂趣，永遠是沒有完的」

莫笑男兒怕老婆，樂時太少苦時多，受他責打藏床底，我不出來奈我何。

夜半相爭滾下床，丈夫無勇怕嬌娘，只因自己求心靜，何若將身暗處藏。

夫妻夜半相爭，夫被妻打入床下，妻急呼曰，「嘿，快些出來，快些出來，」夫在床底大聲而答之曰，「男子漢，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說不出來，一定是不出來的。」

周諮度購「龔道人」書冊紀之以詩

老友周諮度，研究書法有年，工篆隸，喜收藏，博學長才，與丐交尤莫逆，現在銀行服務，公餘之暇，恒在街市間蒐羅書畫，評價論值，樂此不疲，今年春節，廠甸商販雲集，周因休假，偶往閑游，在南新華街書棚中，見有書冊，字體挺秀，係遜清咸豐年間龔道人手筆，按龔道人，名炳成，字集之，旗籍翰林，精於書法，當年頗有文名，遺墨流傳至今，輾轉爲周君所得，翰墨因緣，皆有定數，非偶然也，昨在前青廠老友張志魚處，與周君遇，得觀是冊，內有一段小楷，所書皆見道語，文曰，「笑和尚，曠痴迷，家家供香火，日日笑嘻嘻，三界十方誰看管，多少愁眉和淚眼，只聞一個向隅聲，那討悲心作笑臉，但教四海都懽忻，大家一笑滿乾坤」，賣鬻兒，鑼鐺響，中有人，四下撞，自磕自跌一朝壞，琉璃瓶兒千年在，「張家樓，十丈高，上時手要穩，下時手要牢，還有一事要慎，夜裏須防地震」，「打哇哇，止兒聲，越打越不停，你若住了手，他也歇了口」，「老王賣瓜，結結巴巴，不怕担子重，只要脊梁硬」，「一班兒，休出隊，功同功，罪同罪，勸君休逞才幹，出頭屋椽先爛」，「無腳盤，盤三年，降龍虎，繫馬猿，心如水，氣如綿，不做神仙做聖賢」，老丐閱畢，心有所悟，歸寓記此，謔起詩來。

破書爛字愛蒐羅，忙裏偷閑樂趣多，小冊購來真值得，
臨池終日細研摩。

書法留名聳道人，閑遊廠甸得奇珍，前朝遺物今猶在，
妙筆簪花墨色新。
一篇妙語悟禪機，塵海茫茫萬事非，幾句箴言須覺悟，
文人見道在深微。
知交我羨周諮度，書法精研二十年，字畫收藏添雅趣，
買來不怕費金錢。

摩登太太的摩登話

現代文明進步，女子管着男人，是以男人起居動作，她是監視極嚴，或問其故，她必大聲而言曰，此是實行「統制經濟」也，若有兩位女友來厲，以打麻雀為消遣，三缺一，她必約其夫入座，美其名為「技術合作」其夫為家事奔走，倘若衣衫破綻，想求妻覓線代縫，她必敬謝不敏，說是「剪刀恐慌」，倘其夫因為其妻將日用賬目弄錯，查核時，她必答以此是「特別會計」，是時其妻若不高興，怒責兒子，丈夫若質問，她必說是權威所在，等到她又懷孕，其夫若問肚大理由，她必答以這是「國貨澎漲」，由此足見新時代的太太的摩登話，層出不窮，油料採來，謔詩四首。

太太如今最自由，家庭幸福自家謀，嬌奢二字皆因懶，
夫婿原來是馬牛。
呬唔滿嘴好名詞，私事縈懷願了之，美滿家庭添走肉，
金錢浪擲爲趨詩。
最開心處皆因懶，若到難時慣撒嬌，此是摩登眞女性，
丈夫方面不輕饒。
膨脹腹中稱國貨，須知製造已加工，女郎歡樂男兒苦，
皆在春宵枕席中。

禿頭與尿壺

時局如斯，我心悲憤，枯坐斗室，抑鬱寡歡，適有老友紫芹來訪，煮茗閑談，笑謂丐曰，如此年華，只有得過且過，且談笑話，共遣愁懷，丐知老友性夙滑稽，當時笑而允之，紫芹謂有禿頭某，性傻，一日，購雞歸來，愛而飼以食料，睡至深夜，天色欲曙，雞聲喔喔而啼，驚醒禿頭，聞雞鳴音若禿禿，以爲雞係嘲已，天明携鷄入市，售錢而歸，途中以售鷄之錢，買一夜壺，以備已用，第二日禿頭携夜壺外出倒尿，尿傾出時，有「橐橐」聲，禿頭更

怒，以爲夜壺亦嘲他係「禿禿」憤而擲入地塘，夜壺灌水，作「孛索」聲，於是禿頭笑向夜壺道「汝早說「不禿」我就不丟你了，丐聞有趣，謔起詩來。

閉口無言莫笑迂，只因時局太模糊，拋開正事談閒話，
禿子原來恨夜壺。

愈添醜態愈多疑，自己難看自己知，留與他人添笑料，
雄雞高叫夜深時。

性情太傻費疑猜，糜費金錢太不該，拋了夜壺鷄也賣，
禿頭真個是庸才。
最是難聽禿禿聲，揭人短處寸心驚，看來世事皆如此，
糊裏糊塗辨不清。

這是姓「張」的三位大人物

丐也性張，不談身世，卅年潦倒，苟且圖存，自愧清貧，竟與張姓丟臉，英雄時勢，兩不相宜，淡泊自甘，糊塗鬼混而已，昨遇同宗弱弟談及，張姓對於民國，確有相當的好感，以赳赳武夫，能以叱咤風雲，睥睨一世者，除去遼寧張氏父子外，有三人焉：（一）張懷芝

當在袁政府時代，榮膺參謀總長，一日，接見僚屬，竟將文書倒持，左右告張曰，「總長的所持之文書倒了」，張怒而罵之曰，「混賬王八蛋，瞎了眼啦，我倒持文書，是給你瞧的」，（二）張勳在徐州軍次，每日發行公事，派員坐其桌旁讀稿，彼再畫行，遇有核辦公事，屬員尙未擬就文稿，彼必急不可耐，大罵「入娘的」不已。「三」張宗昌，本不識字，對於文墨，樂於親近，每遇模仿弄筆，必致笑話百出，時有老友自遠方來，擬求一事，宗昌苦於無法應付，遂提筆疾書一條曰「抓在軍法處」，抓字關係甚大，致使老友無辜，甘受羈押之苦，蓋「抓」字乃「派」字之誤也，丐聞弱弟所談如是，始知闊人之原形如此，仰天大笑曰，世亂之人才若是，此中國所以爲中國也，瑟瑟臘鼓，激盪愁懷，油料採來，詢詩四首。

丐本無聊也姓張，讀書識字太荒唐，同宗權勢如天大，富貴全憑一桿槍。

接過文書笑倒持，參謀總長辦公時，明知是錯能遮掩，那管旁人背後嗤。（張懷芝）

屬員陪坐念公文，政事軍機是耳聞，擬稿未完仍大罵，當年大將說張勳。（張勳）

派字因何誤作抓，友人受累暗咨嗟，將軍妄想通文墨，誤事皆由一筆差。（張宗昌）

崑曲爲中國古樂正宗

蝸室閑居，無可排遣，伏几昏昏欲睡，忽聞門聲剝啄，有綠衣使者，遞進一函，拆而讀之，乃李芷洲先生因聆崑劇，詠贈各伶之佳作也，咏馬祥麟演思凡云「天生尤物貌非凡，顰笑皆宜著碧衫，手執拂塵參佛殿，木魚敲破口喃喃」前身應是馬湘蘭，杏眼桃顚藝不凡，扮得小尼春意動，袈裟拋却換羅衫，「咏白雲生演刺梁云「志節堅貞色笑溫，灾丁無妄入權門，慧心妙用金針刺，一雪閻閻萬古冤，」晶瑩白玉本無瑕，何事深藏宰相家，僞笑能教奸佞死，誰知相士術堪誇」咏侯永奎（武生）吳祥珍（武旦）合演通天犀云「生龍活虎見精神，劍影刀光逼似真，不向天門爭險地，偏來舞榭最驚人，」侯郎雄武好身材，走似旋風聲若雷，妙技驚人偏有偶，吳郎色藝亦英才：「讀罷佳章，深爲拜服，當此鄭聲亂樂之際，大雅淪亡，非提倡不足以保存中國舊有之曲藝，今崑腔社又蒞京獻技矣，暇當拋却閑愁，聆其雅奏，賦詩四絕以報芷洲，東扯西拉，工拙所不計也。

中國舊曲仗維持，古調崑腔絕妙辭，濁世居然言太雅，
芷洲獨自喜吟詩。

白雲生與馬祥麟，妙曲歌來四座春，古調豈能成絕調，
主持風雅在斯人。

惟有崑腔是正宗，清平古調最從容，明燈錦幄歡聲起，
樂府新歌唱懊儂。
只爲憂時抱杞憂，歌場舞榭少勾留，當場我且聆佳奏，
能慰胸中一段愁。

亂世文人不值錢

謝冰瑩女士，現在文藝之大作家也，去秋東渡日本，曾一度入法政大學文學部，研究文學，今春轉入早稻田大學肄業，在中國留學生中，其風頭可稱十足，最近突有警察多人，將女士所住之大島公寓包圍，進內大肆搜檢，結果毫無所獲，僅在女士衣箱中檢出鈔票一千六百元，因其携款嫌疑，遂將女士及伊夫黃震一同捕去，現正嚴密偵察，尙未釋放，據外間一般傳說，女士被捕，係因文字上發生誤會，致有此縲紲之辱，文人本是弱者，並且身若飄萍，事經解釋，立即恢復自由，嗚呼，亂世文人，難抒己見，只有平心耐氣，似此精神上之痛苦，思之亦無趣也，閑中無事，謔起詩來。

流傳海內有文名，筆墨生涯遣性情，東渡扶桑爲求學，
中華女子謝冰瑩。

竟從文字惹飛災，警察登門逮捕來，異域獨身遭縲紲，
事由誤會費疑猜。

言論焉能太自由，文人何必出風頭，事能解釋原無碍，
一尺風波一尺愁。

翰墨生平有夙緣，女郎身世亦堪憐，看來皆受浮名累，
亂世文人不值錢。

張樗叟贈徐燕孫的妙聯

香河張小樓先生，（文聯）別署樗叟：年屆古稀，精神矍鑠，遜清光緒壬午，舉孝廉，道德文章，士林共仰，生平淡泊名利，讀書以樂天年，精于醫，而不問世，書法極似王夢樓，寄居舊都有年，與端午橋，瑞莘如諸前輩，均爲文字交，尤喜獎勵後進，交際甚廣，到處皆受歡迎，趣語解頤，四座傾倒，老當益壯，豪情不減當年，至友徐燕孫，與先生交誼甚厚，老丐昨夕偶往徐寓閑談，見其書齋，懸有先生所書楹聯，文曰「眼中人物無餘子，」「天下英雄惟使君，」因徐名操，故書此聯以贈，用典穩切，妙不可言，歸寓記此，謔起詩來，

愛把閑情寄筆尖，只因生性不趨炎，舊都文獻供談料，
四十年前老孝廉。

書法精研玉夢樓，先生下筆最風流，楹聯寫罷掀髯笑，
語不驚人誓不休。

喜研醫理不求名，趣語能教四座傾，豪興老來仍未減，
願從詩句賦閑情。

天生此老是奇才，萬事皆從閱歷來，淡泊爲懷神矍鑠，
逢人總是笑顏開。

李萬春藝術驚人

李萬春係名伶李永利之子，少年倜儻，博藝多才，幼習梨園業，工文武鬚生，聲譽傳遍遐邇，丐與萬春友善，深喜其謙抑爲懷，毫無江湖習氣，作藝餘暇，知書善畫，乃梨園中有志之青年也，最近萬春自外埠博譽歸來。與丐邂逅於中央公園，談及別後諸事，不禁感慨系之，座有林醉雨，亦丐之多年老友，評今論古，杯酒聯歡，洵樂事也，聞萬春在家與南京大劇院，訂好合同，月內偕其團體南下，演期雖屬一月，成績不卜可知，寄語萬春好自爲之，當此梨園人材缺乏之時，勿懈爾志，努力前途，有厚望焉。拉雜寫此，聊當紀事，採爲詩料，打起油來。

時事如斯莫認真，紅氍毹上寄閑身，江湖未減英雄氣，
我羨名伶李萬春。

知書善畫展英才，慷慨悲歌話劫灰，藝術驚人誇第一，
梨園馳譽亦豪哉。

瀟灑英姿美少年，哀絲豪竹結前緣，羨君生性耽風雅，
詩畫閑來愛細研。

登場叱咤顯英雄，故國江山感慨中，悲壯滄涼寄懷抱，
大家技術有威風。

臀波

秋夜寂寥，客來不速，談及現在文人描寫婦女們的美態，所用的形容詞，真有不可思議之妙，舊時描寫婦女之美，如「杏靨」「桃腮」「櫻口」「柳腰」等類名詞，雖極香艷，却嫌陳腐，亦有單用「香」字，描寫婦女各種姿態，於是「香」字，遂為婦女美的專有名詞，現代文人思想翻新，對於婦女美的描寫，又寫出「眼波」「髮波」「乳波」「心波」等等字樣，甚至於婦女的屁股，也要寫出「臀波」二字，作為美的標準，曾見新出版的雜誌中，載

有艷詩一首云「桃源咫尺儘摩挲，水樣嬌柔艷趣多，一例銷魂看不夠，眼波之外又臀波」旖旎風情，讀之令人神往，醉丐年老，性喜頑皮，無事效顰，戲咏「臀波」六首以湊閑趣，因此採爲油料，揮毫調起詩來。

窄衣風漾五絲羅，現代摩登婦女多，路遠莫嫌行路慢，惹人注目是臀波。

皮鞋新式愛高跟，苔徑閑行現艷痕，曲綫自然添美感，微波蕩漾美人臀。

蘭湯浴罷步斜曛，新換綢衫顯皺紋，願把風流留背後，此中妙處不能云。

玉膚圓襯薄羅裳，珍重嬌軀善掩藏，錦幄香消燈影顫，輕狂暗自笑檀郎。

豐腴骨格瘦腰支，窄小衣裳正合時，蓮步輕移屢回顧，怕人背地得便宜。

姿式須從後面看，嬌軀嫵娜影團圓，不知艷福誰消受，此是風流好地盤。

逛東安市場聽來兩件笑話

語言不檢，每於雙方誤會中，鬧出許多笑話，昨游東安市場，於無意中，遇見二事，頗可發笑，暑天無事，打起油來。

青年少婦買壺來，有水因何灑櫃台，取布擦乾休費話，這般蹺蹺不應該。

惹得儂家怨不休，罵聲店夥蠢如牛，雙方交易須乾淨，流水因何在外頭。

儂爲清潔女兒身，試水當場愛認真，弄了半天流滿地，笨哉夥計太丟人。

東安市場中街某洋貨商店，昨有少婦，往買煖水壺，挑選已畢，令店夥以水試之，將水誤注壺外，流滿櫃台，水花濺於婦衣，該婦含慍詈之曰，「弄了半天，你全給流到外頭了，真是笨貨，快拿布來給我擦一擦吧」，是時余適經其處，聞是語，頗難入耳，事後思之，不覺啞然失笑。

閑來買物到公司，妙女歡迎樂不支，筆字聲音輕出口，旁人聽着罵頑皮。

少年做事太荒唐，買筆因何問女郎，（此句筆字可作其他一解）
拿不出來羞煞我，狂兒說話不應當。

既然買筆休嫌貴，論價當然不計錢，儂自無心君有意，
雙方問答意纏綿。

醉丐游罷東安市場，路過中原公司，信步入內參觀，見有摩登少年，在該公司文藝部買物，旁侍之妙齡女店員，容貌姣好，娟秀可愛，是時少年見玻璃櫥陳設之「鷄毛筆」偶然心動，謂女店員曰「把鷄毛筆（此筆字讀作陰平聲）拿出給我看看，店員偵知其意不善。登時紅暈變雙。怩怩而答曰，「買嗎，貴呀」少年會意戲曰。「只要有價錢，我就買」醉丐在旁聆是語，雙方語意雙關，頗饒情趣，再觀女郎頭梳雙髻，粉鑿朱唇，真可愛也，莫怪少年垂青，即老邁癡迂之醉丐，亦覺泮然心動，特此紀之，以誌艷遇。

記半聾道人

炳成，遜清滿州世族，隸鑲藍旗，分部官筆帖式。家人生產，不願開問，生平喜馳馬，攬轡自豪。一日，墮騎傷左臂，適患耳病，遂自號半聾道人。最愛攷古，書工篆隸。有時，戲以家藏古物，攤於市地，有問津者，倩其細述原委，自願捐價出售，晚年携妾隱居陶然亭

打油詩

一二六

東龍樹寺中。讀書養靜，樂如也。未幾妾死，葬於厲西之野鳧潭側，遂名其閣，曰天倪閣。子然獨處，鬱鬱以歿。昨見舊箴有半龔篆書，且得其一生梗概，詩以記之。

此老生平善處窮，滿清世族舊家風，人情宦味商量遍，兩字留名寫半龔。

金石收藏攷古家，願從小販作生涯，辨明物質談原委，不敢逢人便自誇。

愛姬作伴住宣南，自笑浮生寄一龕，千古癡情拚慟哭，淒風冷月野鳧潭。

八法精研慰此生，箇中樂趣費經營，挑鐙夜坐天倪閣，最是難忘伉儷情。

姚柳屏巡鄉詩

昨檢舊篋，見舊詩一首云「巡鄉時就鄉人宿，天水王孫老茅屋，破窗無紙風簌簌，來助先生翻案牘，蠟燭搖淚還成燭，墨甄支扉作案伏，無用之用人間福，長哦自嘲寄醉兒，忙裏

儉閑一捧腹」此清光緒末季三吳姚柳屏（鵬岡）知霑化縣事時巡鄉之作，霑化地屬山東西北境，居黃河尾閘，宋置招安縣，金改是名，今仍其舊，縣東北與利津接壤，有海灘淤地，官設勘丈局，招民放墾，當年丐任是差住利國鎮，與姚共事，每下鄉必以詩酒往還，回首前塵忽卅餘載矣，讀詩憶舊，賦俚句誌之。

縣僻官窮善自嘲，巡鄉詩卷未輕拋，將陵舊事從頭數，文字清談喜締交。

勘災親自下鄉來，吏治君非百里才，戲咏新詩添笑料，滿懷抑鬱不能開。

商量案牘擘吟箋，喜訂平生翰墨緣，檢點詩囊尋舊句，墾荒共事憶當年。

書生本色樂天真，俸薄官清不諱貧，詩句保存留紀念，廉儻砥礪是文人。

劉契園伉儷雙壽

嘉魚劉壬父（文嘉）博學問，喜交游，浮沉宦海有年，與夫人隴西醉蓮女士，伉儷綦篤，京華偕隱，卜築於西城太平湖畔，闢地自築契園，藝菊種蓮，養心見性。夫人善烹飪，治家非非有條，壬父有時約友在家聚飲，夫人殷勤款客，親自入廚，治饌豐腴，別有風味，持躬勤儉，是壬父之賢內助也，陰歷五月二十日，乃是夫婦雙壽，以壬父今年五十五，夫人年四十五計之，恰合百歲之數，至友張海若，沈雲潛，李遠慮諸公，發起爲之舉觴稱祝，丐亦參加盛會，因賦詩誌慶。

商量宦味愛尊鱸，詩酒生涯足自娛，偕隱共謀清淨福，

園林卜築太平湖。

契園兩字自題名，泉石優游伉儷情，儂愛蓮花君藝菊，
百年志趣羨雙清。

家臨赤壁寄京華，閱盡滄桑挽鹿車，百歲數分鵝鶼影，
城西偕隱且爲家。

齊眉案舉合歡杯，知友相邀祝壽來，倡和有詩留紀念，
劉家伉儷是清才。

章瘋子之得名

餘杭章太炎先生（炳麟）文章道德，海內同欽，在袁項城當國時代，受聘爲大總統府高等顧問，名備諮詢，實入樊籠，處境雖屬無聊，狂態並未稍減，未幾，項城謀改帝制，對於外交，處處喪權辱國，太炎聞而忿怒，清晨驅車入府，直赴總統辦公室，揮拳挽袖，大肆咆哮，所有辦公室中，公文書籍器皿，皆被摔毀，偶不自慎，指觸玻璃窗，血漬殷殷，襟袖盡赤，痛哭狂詈，聲言「非殺賣國賊袁世凱不可」一時府中大震，但又莫可如何，是時有人議以亂槍殺之，正徬徨計無所出，適張鎮芳施施從外走來，觀狀作驚駭之色曰：「章顧問瘋矣，速備車送其入醫院，驚動元首，罪已難當，再不幸，使章顧問發生意外變故，在旁者，誰能任其咎耶」至是在旁者皆會意，合三四衛兵之力，強拉硬扯，攙出辦公室，至是太炎受衆威脅，脚不沾地，向外而去，口中猶咒罵不已，張在室則淡笑，指揮僕役，掃除毀物，而章瘋子之名，遂傳遍於舊都矣，此係得諸友述，深服先生當年持正義，凜然難犯，豪氣咄咄逼人，晚歲，先生自知不合時宜，藉談經以養晦，不幸病歿於蘇州，學界痛失導師，章瘋子之名，永垂不朽，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條約簽成海內驚，喪權辱國憤難平，直言能怵奸人膽，
贏得章瘋兩字名。

書生愛國寸心丹，正氣凌人孰敢攔，
總統府中曾哭鬧，誓拚一死罵權奸。

欲謀帝制最無聊，詈罵皆由自己招，
事已鬧僵難解決，轉圜全仗老官僚。

大罵權奸亦快哉，太炎當代不羈才，
中華國勢衰如此，究竟何人是罪魁，

王伯龍的一封信

徐一遠四弟，歸自津沽，交到大方先生所書對聯一幅，及王伯龍弟寄我之函其意略謂「日前曝書，檢得大方先生，生前爲兄撰聯，人琴之感，撫然久之，特交一遠弟代轉，請登收是幸，今年故都花事甚盛，酒興詩懷，當復不淺，書此不盡拳拳」讀罷此函，深感老友愛我深情，溢於言表，大方先生所撰聯句，則爲「酣眠酒市醉真樂」「乞食歌姬丐亦佳」信手拈來，可稱佳作，得之如獲至寶，仰慕大方生前丰采，自恨陪而緣慳，興念及此，又不禁擲筆一嘆，謝詩三首，打起油來。

憔悴難消病後容，看花時節少游蹤，
修函寄物多情甚，我羨津沽王伯龍。

贈我佳聯善寶藏，先生逝矣恨茫茫，綺懷到老仍難減，
留得狂名是大方。

雜誌新編維納絲，此中樂趣自家知，保存國粹談風雅，
全仗文人善主持。

破碗的問題

昨與好友，飲於西長安街畔酒樓，飲至半酣，友謂余曰，「浙江紹興王氏婦，居與余鄰，性悍，時忤其姑，姑老，且有殘疾，雙足不能履地，每飯，婦必以破碗食其姑，且叱之曰，慎勿打碎，否則絕爾食，碗即爾命，命即此碗，碗若打碎，即爾命盡之時，姑每食，恒惴惴，後婦納子媳，仍命新婦以破碗盛飯進祖姑，新婦廉得其情，忿謂祖姑曰，祖姑速破此碗，有事我自當之，勿懼，作此語時，老婦囁嚅不敢應，新婦觀祖姑狀，隨手將破碗擲地，婦見而大怒曰，汝胡碎此碗，新婦徐對曰，姑勿怒，媳碎此碗，誠壞我家家法，但恐來日此破碗，爲姑用耳，婦聞是語，頗爲動容，乃跪其姑前乞恕前愆，後竟以孝聞」丐聞此事，頗有可記的價值，歸來泚筆錄此，採爲油料，謔起詩來。

浙江舊事喜重提，破碗居然有問題，若使家庭無戾氣，
全憑良母與賢妻。

打油詩

年老糊塗又病殘，姑逢悍媳不容寬，雖然碗破仍須用，如此看來吃飯難。

處世當然要看清，居家豈可悖人情，循環報復何時了，新婦從旁抱不平。

贖愆親自跪姑前，自問虧心願乞憐，妙語雙關能感化，看來小婦可稱賢。

「名士」與「名伶」

乙亥冬，易海翁先生，由漢來平，丐因老友王又宸，吳迪生兩君介紹，得與訂交，把酒言歡，恨相見晚，海翁係鄂省舊家子弟，在漢主持筆政有年，性倜儻，廣交游，博學長才，工詩善畫，別後駒光如駛，忽忽又是二年，回首前塵，只有臨風惆悵而已，最近海翁自漢寄來自繪便面，及波蘿花一紙，贈丐以爲紀念，另附一紙，鈔其撰贈名伶陸素娟七絕二首，並有序文一段，丐當讀其文云「陸素娟，江蘇吳縣人，年二十有二，天才優越，秉性豪爽，姿容嫵媚，舉行端莊，誠爲坤伶之巨擘，初從鮑吉祥習老生，繼隨名琴師徐蘭沅習青衣，復拜梅畹華爲師，余前數年，在故都初與相晤，適從三陽金店，購鑽石歸來，驚爲天仙下降，其身材修短合度，艷麗非凡，而又談吐風雅，立話須臾，驟令人如中醇醪，南旋後，遂向國內

各刊物介紹，揄揚爲天下第一美人，一時和者甚衆，良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有同好也，最近收到渠所貽小影，見較前略現豐潤，竟富有健康美，更加艷麗百倍，復獲所贈之蘭花便面，寫畫俱佳，堪稱藝術清才，茲答謝其盛意，率占七言絕句二章，卽以酬之，詩曰，「凌波驚艷記年時，別恨如潮莫自持，一領青衫痕宛在，幾回紅豆發新枝」，「頻年消息關山遠，此日容工一望兼，國色天香看不厭，花花葉葉憶纖纖」讀罷詩文，纏綿旖旎，美人名士，各自風流，賦詩四章，以記其事。

舊家子弟揆天才，縱酒評花興快哉，寄我丹青存紀念，
關山迢遞好音來。

柔情綺念擁心潮，紅豆相思慰寂寥，湖海蒼茫留印象，
文人感慨女郎嬌。

繁華舊夢渺難尋，楚水燕山別恨深，情到濃時須自遣，
吟詩聊慰美人心。

寄身天地笑浮漚，惟有人生愛自由，博藝多才群共仰，
名伶名士各風流。

打油詩

一三四

孝女師霞

師霞係內兄寶孝劄太守之次女，深閨待字，賦性溫柔，舉止安詳，深嫻禮教，遜清光緒丙午秋季，孝劄因病歿於福建建寧府任所，師霞時年十歲，隨母與姊，扶柩北歸，葬事甫畢，家難又起，其母因膝下僅有二女，莞子無依，瞻顧前途，居恒啜泣，師霞性純孝，隨侍母側，常慰之曰，「母勿悲，女若學有成就，必代子職，以盡孝道」，因此其母，遂極愛之，於是母女二人，形影不離，相依爲命，每屆春秋佳日，師霞必備酒饌，以博母歡，越數年，其姊適人，家境日漸凋落，是時師霞年齡已長，考入國立女師讀書，論成績考列優等，嗣以老母在家，無人侍奉，不得已乃退學焉，在家主持瑣事，代母分憂，若有餘暇，讀書仍無倦意，民國庚午，其母因受家事纏繞，憂思遂得癱疾，師霞晝夜侍疾，備受艱辛，六年來，目不交睫，衣不解帶，須臾不離母側，而弱病竟集其身，雖尙強自撐持，其精力則疲憊矣，今秋天時不正，冷暖失常，前數日師霞偶感時症，體質素虧，醫治罔效，竟至一病不起，遺其老母，身得廢疾，思及愛女生前之孝道，必當撫棺大慟也，丐與師霞，誼屬長親，噩耗傳來，不覺淚隨聲下，綜計師霞一生處事，尊親敬老，束已甚嚴，對僕輩無疾言，處家事守儉約，嗚呼，師霞逝矣，使我傷心，不忍淹沒其孝道，賦詩四首，以當哀輓。

一現曇花四十年，個人遭遇最堪憐，淒涼母老偏多病，
熱淚潄潄說女賢。

侍母須臾不忍離，自家辛苦有天知，逢人說出傷心語，多在纏綿病榻時。

孝道無虧博母歡，人生處世本來難，一身嘗透淒涼味，家計維持力已殫。

立志生平是孝親，萬般煩惱委前因，願將一掬傷心淚，灑向知書識禮人。

「小娘子」與「褚民誼」

褚民誼生平最喜研究國術，對於太極拳，不僅重於實習，並且注意學理，公餘多暇，終日刻苦用心，就其經驗所得，始悟練習武術，端賴氣功，平常人對於氣功，往往有注意於肺部之呼吸，至於橫隔膜之呼吸，則忽略之，其實道家所謂注力丹田，即橫隔膜之呼吸是也，褚氏闡明此種學理，若在各地講演太極拳法，必攜帶所製之人體模型多具，當場試驗，使人明瞭氣功之真諦，其中足以使人發笑者，為女體之模型，製造的形式，其體與平常人一樣，惟胸部係一玻璃罩，下蒙雞皮，另以二雞皮小囊，替代肺部，外面飾以錦衣，當褚氏登台講演之際，隨從僕役，必將此模型，搬上講台，褚則親手褪其下衣，指示練氣功呼吸的效用，係在腹部，觀者觀此，無不相顧粲然，聞褚呼此模型，為「小娘子」，每對各要人談話，常

謂彼有一小娘子，最受人歡迎，各要人聆此妙語，亦皆莞爾，此係得諸江寧友人傳述，採爲詩料，打起油來。

拳術全憑運氣功，試研學理妙無窮，模型製造誇精巧，皆在先生指示中。

小娘子是美名稱，練氣工夫在下層，講學常陪褚民誼，當場也要顯奇能，全身氣力注丹田，武術應推太極拳，呼吸盤旋橫隔膜，模型指點是宣傳。當人竟自脫衣裳，覷不知羞是小娘，不過借他談學理，大家切莫笑荒唐。

王易門寫天台飛瀑

老友王易門，工繪事，精岐黃，家學淵源，性耽風雅，昔游天台，於縱覽風景之餘，繪就天台飛瀑圖一幅，並題句云：「天台山過石梁飛瀑以還，巉巖百尋，銀泉飛越而下，噴瀉激濺，咸作明璣玉珞，絲絲垂注，望之真珠簾也。」此圖懸於易門腐齋，丐見之愛不釋手，易

門遂持以相贈，又書數語云：「立冬後日，檢此以贈醉丐，使皆化酒，斯亦一壺之傾矣。」
丐携歸，懸之座右，朝夕相對，深羨易門博藝多能，行醫以明夙志，乃今之高尙人也，賦詩
四章，以紀其事。

芒鞋竹杖入天台，懷抱嶽奇眼界開，百丈懸崖千尺練，
一齊收入筆尖來。

嶢巖噴雪吼雷聲，瀉盡人間氣不平，一幅寫真留紀念，
先生志趣最光明。

游遍名山喜探奇，痼瘵在抱且行醫，岐黃妙術丹青稿，
全仗玲瓏筆一枝。

拜受天台飛瀑圖，知交形迹本無拘，寂寥燕市寒風冷，
君是名醫我酒徒。

曾侯遺墨

江都王籬農走生（永藩）隱居揚州仙女廟鎮，博學問，富收藏，蒐羅名流書畫真贋甚多，自樂其樂，乃濁世志趣高尙之人也，籬農藏有湘鄉曾惠徵公（紀澤）遺墨數十通及批改文

稿一本，共裝一冊，此件係自榮湖李湘甫先生家，李當年爲曾惠敏公出使外洋之參贊，曾惠敏公使俄，收回伊犁，在中華史冊上，留有偉大成績，先賢手澤，可稱墨寶，吳下朱劍芒先生，題此冊詩句云：「壇坫爭疆域，人間著小侯，趨庭傳盛業，閱世有深憂，文字高千古，勳猷邁衆流，星軺成往迹，遺墨尙珍留」貴陽陳筱石制軍（夔龍）於丙子三月得觀此冊，題有詩句云：「相公百戰博侯封，驥子皇華擅折衝，歃血捧槃錕穎脫，飛書草檄筆花濃，從知太傅詒謀遠，曾在尙書廣讌逢（往在北京於廖仲山尙書處，時陪清宴）兩世嶽雲鍾秀氣，大文高並祝融峯」維農近有函來，囑丐題詩，自慚才拙，難却盛情，勉賦四詩，聊以報命，高山滾鼓，聊博方家一笑而已。

獨留正義撼乾坤，幸有先賢手澤存，使節群欽曾惠敏，一生不負是君恩。

數行遺墨壯千秋，報國臣心有壯謀，清史留名傳不朽，湘鄉崇拜小曾侯。

名臣治事守規模，收復中華舊版圖，留得幾篇眞手澤，珍藏我羨李棠湖。

豐功偉績在伊犁，舊事思量不願提，小冊裝璜存紀念，名流皆有好詩題。

指 環

指環是婦女裝飾品，又是男女訂婚的交換物，英國亨利公主出嫁時，曾把結婚的指環，戴在左手無名指，以後遂成爲一種特殊風俗。現在歐美婦女，戴指環有三個標準，一：中指，表示訂婚，二：食指，是表示求婚，三：小指，是表示獨身。美洲女子，爲避免求婚煩瑣，多將結婚指環，戴在無名指上，以便拒絕男子求婚糾纏，中國婦女，有一手戴三四指環，不過表示其闊綽，毫無意義可言。賦詩寫其大概：

菱菱微物最輝煌，鏤翠雕金七寶裝，此是愛情交換品，
鴛鴦共誓海天長。

燦爛珠光繞指尖，柔情脈脈玉纖纖，遵從三樣新標準，
交際場中可避嫌。

郎最多情我亦痴，青年珍重是婚期，含嬌伸出無名指，
皆在花間密約時。

珍重明珠不嫁身，妝台供奉自由神，貞操獨守留成績，
約指金環樣最新。

義婢小紅

上虞俞巨溟閣讀（壽滄）家，有婢小紅，楚產也，軼其姓，年五歲，來事俞太夫人，性慧，能得主歡，及笄，貌更美，針黹餘暇，教以經史，見解因之日起，時有鉅室求娶爲妾，紅誓不離太夫人，知難強，遂從之，清光緒庚子，拳匪亂京師，閣讀時寓京，力難遠引，太夫人知家國禍且不測，乃聚家人指院井爲他日死所，孟秋，都城陷，諸詠紛紜，談虎色變，閣讀四出偵訊，紅於是時，竟從容死義，死年十五，翌日出諸井，而如生，俞家感其忠，得訊同聲悲悼，俞同年友錢能訓爲請於清庭，奉旨旌表，閣讀憫其志，爲立傳，並賦詩誌感，載焦桐集，丐昨讀其佳作，詩以記之；

十載相依養育中，亂離身世等飄蓬，河山破碎全貞潔，義婢俞家有小紅。

冰清玉潔女兒身，悽絕京華溷虜塵，事到危時拚一死，痴心爲報太夫人。

淒涼古井泛狂瀾，莽莽浮生死義難，地老天荒存烈性，願留清白與人看。

持躬養志玉無瑕，死最酸辛志可嘉，弱質伶仃知大義，人生輕薄笑桃花。

東京的吃茶店

「吃茶店」在日本東京，遍地皆是，無論大街小巷，此類營業，至少也有一家，門額上高懸着美術字體的招牌，設備則與中國咖啡館，大體相似，臨街的窗戶，多半嵌以五色玻璃，店門是向裏凹進去的形式，在這凹口的地方，擺着一大盆高與門齊，青葱鬱鬱的樹木，門面的別緻，真覺得含有些許神秘的意味，在店內招待茶客，用的都是女從業員，有客蒞止，不但伺候殷勤，並可隨便戲謔，到此吃茶的主顧，以大學的學生，佔居多數，好事者代為計算，東京市各大學的生，每人每星期，平均要到吃茶店休息一次，或二次，後經教育當局出示禁止，於是吃茶店中，又添上了一塊「學生及未成年者禁入」字樣的木牌，據深得此中樂趣者云，大凡去過吃茶店的朋友，立刻能變成意志薄弱的青年，恰似羅馬有名的歌謠，所謂「明天的生命，不能預知，我們應該儘量的享樂，世界上的一切，只有婦人醉酒而已」老友謫公，歸自東洋，與丐遇於酒樓，談其梗概如是，採為詩料，打起油來。

東京市上吃香茶，遙指紅燈第幾家，含笑歡迎呈媚態，
當鑪有女貌如花。

玻璃窗子透斜陽，侍女斟茶款待忙，入座只須多破鈔，
與郎諸事好商量。

無端情緒暗中添，欸待當場要避嫌，留與愛人來解渴，
香茶新焙綠芽尖。
三椽矮屋十分春，煮茗添香不避人，有客到門頻注意，
一回相見一回親。
吃茶最可慰無聊，美色原來是目標，乍近郎前羞赧赧，
未曾真個也魂消。
客無生熟盡歡迎，隔坐頻聞戲謔聲，難得吃茶尋樂趣，
愛他侍女最鍾情。

什刹海旁的酒樓

什刹海，京市最好消夏地，十頃荷花，四圍楊柳，清涼境，現闢爲臨時市場矣。海南岸有巷，名白米斜街，四十年前，慶和堂飯莊設於此巷，清光緒己亥夏，徐世伯母（卽名畫家徐燕孫之祖母）常約先母賞荷於此，庚子後原址改名宗顯堂飯莊，以伊府麵知名于時，是時稱北宗顯，與櫻桃斜街宗顯堂是聯號也，丐與張小圃師（鶴齡）及先內兄寶孝劼太守（廉）屢次譙集該處，今樓已歸張文襄公私第矣，海北岸有望蘇樓，卽現時之會賢堂原址，乃京士

大夫夏季歡宴之地，海北岸迤東，有楊家酒樓，名集香居，又稱臨河第一樓，隨便小酌，賞荷納涼，別有雅趣，因此賦詩記之。

街名白米路欹斜，舊址依稀認酒家，親友當年開盛宴，
珠簾捲雨看荷花。

納涼最愛水雲鄉，舊話重提宗顯堂，炙鴨蒸魚伊府麵，
卅年人事慨滄桑。

聯歡雅集醉芳筵，最喜堂名是會賢，十刹海旁尋舊夢，
芰荷香溢夕陽天。

人事勞勞未肯休，有杯在手足澆愁，商量消夏清涼地，
笑指楊家舊酒樓。

吃烤肉遇賈仙洲

丐慕賈仙洲之名久矣，深以未能晤面爲憾，近在友處，讀其與王青芳合輯之「題畫詩選」分門別類，無美不收，嘉惠士林，實非淺鮮，青芳與丐本係至交，仙洲與青芳，夙稱莫逆，彼此雖未謀面，而友誼上之聯絡，文字上精神，早已團結一致矣，目前在寓，心緒極其惡劣

打油詩

一四四

出門信步閒遊，忽然想起，「烤牛羊肉」現正上市，自尋樂趣，遂往西長安街西來順羊肉館，大解其饑，正在狂啖痛飲之際，適有三客加入，同桌大嚼，豪興遑飛，互詢姓名，則有賈仙洲在內，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老丐喜極欲狂，當與仙洲暢談，表示欽慕之意，仙洲意尤誠懇，遂訂文字之交，飲罷歸來，餘興未盡，謔詩紀事，打起油來。

得糊塗處且糊塗，肥肉三盤酒一壺，萬事拋開尋樂趣，
商量生計問屠沽。

鐵弗松柴烤肉香，長安道上冷斜陽，解饑須到西來順，
肴饌精研善改良。

芒碭山人藝術高（芒碭山人是王青芳弟之別署）賈仙洲是大文豪，
舊時題畫新詩選，風雅維持志不撓。

寄身天地笑蜉蝣，知己生平不易求，肉味酒香供大嚼，
文人欣遇賈仙洲。

萍踪遇合本非凡，心自清閒口願緘，肉食可謀何足鄙，
江湖笑傲一青衫。

袁項城與陳筱石

「鉅眼觀人早識微，燎原誰縱火星飛，迎狼拒虎原同例，禍到滔天咎有歸」此詩係黔陽陳筱石制軍，（夔龍）所咏花近樓百哀詩中之一首，乃悼其亡室許夫人之佳作也，詩下自註云「辛亥武昌事起，僉謂起用某公，可以息爭，夫人獨不謂然，且曰，若某柄政，是揚湯止沸也，後卒如其言」註中所稱某公，爲袁項城，民國改元，袁氏任總統，推倒清室，權威睥睨一時，後有袖此詩譖愬於袁氏之前者，袁氏閱詩畢，掀髯大笑曰，這老頭兒一團酸氣，懂得什麼，我殊不願和他計較也，置之不理，譖愬者本是來獻殷勤，空討一場無趣，默然而退，左右有知其事者，咸服袁之雅量，昨聞友人偶談及此，泚筆記之，賦詩四首，以遣吾悶。

淒涼國運歎消磨，其奈朝臣跋扈何，止沸揚湯留語讖，

悼亡詩句感懷多。革命風潮四海驚，夫人論事有公評，縱橫時勢閑推測，

國難關心最不平。直言侃侃早知機，王氣銷沉萬事非，剩有遺臣揮熱淚，

哭妻有恨願先違。獻媚讒言語最工，不拘小節是梟雄，書生酸氣能宣洩，

沁陽任榮野

沁陽任榮野，壯年卓犖有大志，從事於教育實業有年，現寓北京，意欲自研詩畫，深以未窺門徑爲憾，聞丐與老友徐劍膽，張志魚，有詩書畫刻班之組織，來執弟子禮甚恭，相處月餘，好學不倦，榮野昨曾對丐表示此次研究詩畫之意見，其意以爲「詩與畫，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詩爲抽象之畫，畫乃現實之詩，亦可謂詩乃畫之說明，畫係詩之圖解，遂有志欲求深造，共飲於城南新豐酒樓，把酒清談，中心歡愜，歸來餘興未盡，謔詩打起油來。

人海浮沉閱歷多，十年志壯劍空磨，願從風雅抒懷抱，
畫意詩情細揣摩。

殷勤受業喜追陪，藝術皆從實踐來，舊學淵源新表示，
羨君磊落是奇才。

學求深造畫求工，志願生平本不同，欣遇懷州佳子弟，
維持耕讀舊家風。

同上新豐舊酒樓，茫茫湖海重交遊，萍踪聚合稱知己，
講學何須計束脩。

哭陳散原老人

「海內文章伯，詞林重散原，羣言工斧藻，善德媿璵璠，早歲騰華譽，蜚聲近禁垣，讀書窺萬卷，倚馬試千言，世共經綸仰，羣瞻齒德尊，聲名推赫奕，風雅失孤鶩，小子承先澤，通家感舊恩，追陪親罄歎，論學仰淵源，典則瞻前輩，才華啓後昆，春風親馬帳，夜雪立程門，何意音容逝，空悲杖履存，登堂空灑泣，執紼愴招魂，雲緇香山社，風淒栗里村，斯文傷永逝，莽蕩此乾坤」此詩係吾友徐一達，哭其師散原老人之作，老人陳姓，諱三立，字伯嚴，散原是其別署，江西義寧人也，清光緒壬午舉人，丙戌進士，己丑散館，授吏部主事，到部未久，旋赴湘佐其封翁，倡辦新政，封翁名寶箴，時任湘撫，張文襄督鄂，深器其才，老人鄉試，出闈侯陳寶琛太傅門下，太傅壽老人八十詩，有相期無負後凋松句，因鄉試題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老人道德文章，海內同欽，詩名震宇宙，人人拜服，子衡恪，字師曾，名士也，所作書畫，藝林皆珍視之，彥和，彥通，寅恪，殊玉輝映，孫鳳可，岐巖不凡，祖孫父子，聲華斐然，令人稱羨，此次老人由牯嶺移居北京，纔五載，精神矍鑠，詩酒怡情，春秋佳日，杖履閒游，飄逸如羲皇上人，嗚呼不幸，老人竟於本月十四日酉時，因病逝於京市，享壽八十五齡，天喪斯文，老成凋謝，痛哉，丐按老人壬午與徐菊人世伯，友梅世叔同年，丙戌又與菊人世伯同年成進士，最近在平小住，一達四弟，因世誼又得時聆教誨，老人長逝，一達哭之以詩，意摯情哀，丐心滋痛，賦詩數首，敬誌悲忱：

打油詩

一四七

秋風吹墮老人星，名士文章作典型，天道蒼茫悲厄運，
遜清耆舊半凋零。

先生逝矣有詩存，碩望同欽齒德尊，戊戌維新驚政變，
此心不忘是君恩。

詞林清譽冠群英，博學宏才屬老成，八十五年留手澤，
千秋不朽羨詩名。

天生此老壽而康，翰苑聞名姓字香，治國願抒新政策，
一生知己是文囊。（張香濤相國）

父膺疆寄子知名，德望千秋有定評，清福是誰修得到，
維新人物舊簪纓。

傳經講學受推崇，天喪斯文吾道窮，悽絕通家門弟子，
哀詩一首哭秋風。

讀健行詩鈔

「健行詩鈔」，滿城陳健行先生（乾吉）所著。自序云：「余自十七歲學詩，至三十歲

時，約存千餘首，今選錄若干，別爲一冊，所以就正有道也。憶余詩情之發，皆由母教，蓋余幼遭逆境，寄食外家，母操針黹自給，恒夜深不輟，每有感，輒爲吟哦聲。嘗夜半擁衾起，抱兒於懷，以胸溫兒背，口誦千家詩，使兒低吟之，以爲樂，時寒齋淒暗，一燈燐然，窗外風雪，蕭蕭下也。」此文發乎其情，讀罷中心生感，謫詩四絕紀之：

居官自勵是清操，我羨元龍意氣豪。一冊詩留新紀念，辛勤不忘母劬勞。

清廉遵守舊家風，慈母賢妻不諱窮。詩味宦情閒領略，萬般感慨在胸中。

寄情風月擘吟箋，閱盡滄桑幾變遷。畫稿閒摹戴醇士，雅人懷抱獨超然。

有詩有畫慰生平，藝術千秋是定評。淪落江湖嗤老丐，喜從樽酒訂交情。

「無米了」……「自然囉」

「無米了」「自然囉」這兩句話，是當年羅羅山未顯時，與夫人問答之語，羅羅山，湖

南湘鄉人也，在前清咸同時代，論軍功與曾文正（國藩）左文襄（宗棠）齊名，驍勇善戰，朝野咸欽，名將風流，允推第一，當羅公未成名時，困守鄉里，讀書以養性情，四壁蕭條，時有斷炊之嘆，某歲冬季，朔風凜冽，大雪紛飛，羅於黎明即起，枯坐窗下，朗讀經書，寒威逼人，自並不以為苦，是時其妻起床甚遲，匆忙理妝畢，步入廚房，見缸中無米，情急向羅喊道，「無米了」羅聞妻作此談，漫應之曰「自然囉」應聲未完，書聲又起，其妻在廚房聞羅答言含混，又喊道，「無米了」，羅又應之「自然囉」依然讀書，聲音較前更大，其妻因兩次均無明白答復，怒極，來與爭吵，羅見妻怒，擲書長嘆，避入後院，仰視梅花，口占七絕一首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一般皆在別人家，自然不得真煩瑣，且看寒梅正着花」讀此詩足見羅公當年之窘狀，其懷抱藉此亦可略見一斑，羅雖困窘，精神不屈不撓，後日之功名，皆從困苦中磨鍊得來，涵養功深，志量超人一等，昨聞湘友述及此事，正可留作榜樣，因此謔詩四首，打起油來。

無米為炊甑已空，老妻詬誶且裝聾，未能免俗傷懷抱，
七字詩成感慨中。

事到當然不自然，維持生計愧無錢，室人交謫尋常事，
豈肯低頭去乞憐。

窮困時還讀我書，文人積習未能除，庭前喜見寒梅放，
傲骨冰心那個如。

缸中無米竈生塵，可笑窮酸惹婦瞋，自古英雄皆崛起，
羅山不是等閑人。

楊雲史與陳美美

「漢皇解珮事悠悠，江草江花幾度秋，此日涼風動蘋末，何人吹笛上黃樓，」
「江頭二月唱刀環，幾度笙歌戰後閒，每憶煎茶催酒醒，春鶯啼遍武昌山」，
「霸業荒涼已十年，行軍司馬鬢蒼然，當時橫槊臨江處，祇在桃花流水邊」，
「閨中有婦似朝雲，繡榻參禪伴使君，相對琴操如佛印，袈裟未必異紅裙」，
「桑田綠後見雲鬢，寂寞韓翃鬢已斑，我未功成君未嫁，停杯且共看秋山」
此詩係楊雲史喜晤陳美美校書之舊作，並有序云：「不見阿美又五載矣，近因滬謠，北游故都，來寓省候，紅顏如舊，元鬢已非，能無身世之感，因其乞詩索畫，爲繪梅並題五絕，寥寥數語，深有感於五中，名流吐屬，畢竟不凡，艷福尤堪羨，當丙寅秋季，美美校書，小住漢皇，是時吳子玉將軍，開府長江上游，楊雲史在幕參預軍事，與美美邂逅相遇，詫爲絕色，遂訂交焉，美美，蘇產也，豔名久播江南，在漢經名流賞識，聲譽更大，楊既愛美美，又經友人慫恿，本擬藏之金屋，不料汀泗橋之敗，隨軍移駐鄭州，事

乃中止，越數載，美美由滬北上，與楊重晤於京，相對黯然，楊遂賦詩題畫，贈所歡誌其感慨，老友王伯龍在津主辦維納絲雜誌，曾將美美玉照及雲史詩句載入月刊，丐與雲史乃係舊交，讀其詩不覺技癢，茲特依其原韻，和詩打起油來。

柔情脈脈恨悠悠，十載繁華兩鬢秋，
妾嘆飄零郎薄倖，空餘綺夢在青樓。

同心愛結玉連環，戎馬倥傯片刻閒，
鴛夢未償樊素願，青衫惆悵白香山。

佩劍戎裝憶昔年，美人相對笑嫣然，
相逢重話滄桑感，不覺蒼蒼在鬢邊。

情場疑雨復疑雲，薄命憐儂又憶君，
此老風懷終未滅，商量詩句記紅裙。

妝閣看梳墜馬鬢，淒涼涉海二毛斑，
漢臯舊事休提起，愁漾雙眉蹙遠山。

王家伉儷畫梅花

昨見友人案頭有王伯龍增丹玲夫婦，爲其友詩癡社長合作梅花直幅影片一紙，並自題其

畫云「海國香風萬樹開，也曾清屐遍蒼苔，照人幽夢月如舊，可惜萍翁白髮衰」。「老恥逢人賀遠游，此心真與此身仇，入山竟得輕鉏柄，除却栽梅萬事休」，「小技羞人忌自誇，久將心事付柔麻，小園梅樹簷前雪，著我澆衣數落花」，乙亥夏日，師老蓮枝法，冬心鈎澹，白石翁題梅絕句三首，於沾上不易此樓，寫此殊難髣髴其神韻耳，伯龍丹玲合作，題詞雋雅超俗，筆法蒼秀，別具丰神，不愧爲名家手筆，畫之左側，附有大方先生題詩云，「孤山處世梅爲妻，王郎有妻能畫梅，閨中天壤不相謔，酒酣斫地歌無哀，奇才抑塞而磊落，和羹無用心爲摧，所幸志不在溫飽，且向百花頭上開」，詩癯以伯龍丹玲畫梅屬題，醉後短歌，雜以陳言，不覺酒氣勃勃，自指間出，大方寥寥數語，吐屬不凡，爲此畫生色不淺，歸來對此畫片，耿耿在念，謔詩四首，打起油來。

願將身分告人知，且把梅花畫一枝，我羨王家賢伉儷，
津沽風雅共維持，寄託閒情喜畫梅，白石山翁好詩句，
丹青合作傍妝臺，別有風情憶大方，一幅梅花留美感，
天生此老是清才，獨饒雅趣羨詩癯，難得尋來好畫圖，點染春光憑妙手，
新詩題罷興猶狂，十年曾費苦工夫。

吉將軍畫箠

滿洲壽幼卿（森），別署逸庵，是玉璣卿觀察子嗣，工詩文，精風鑑，隱居以養素志，與丐交好，丐見其所持之箠，乃覺羅炳半尊筆政（成）篆書，滿洲惠菱劬方伯作書。惠公名年，滿清世族，清瑜太妃乃其所出，曾官浙江布政使，與杭州將軍吉仲謙（和）同官一省，討論文學，交誼夙厚。吉爲滿洲瓜爾佳氏，官內大臣，外任將軍，雅好書畫，精彈琴，家藏惠公所作書畫甚夥，此箠欸題仲謙將軍，乃惠當年得意作品，今歸幼老收藏，一扇之微，經人事之變遷，不禁感慨系之矣，賦詩記之。

名賢手澤愛收藏，扇繪泥金翰墨香，願共文人常作伴，生平閱盡是炎涼。

學就丹青愜素懷，喜談風雅約同儕，將軍遺物供欣賞，清代名門瓜爾佳。

琴棋書畫愛研摩，最喜清閑養太和，檢點前朝文獻考，滿洲世族雅人多。

文章典範舊簪纓，前輩風流記遜清，千古盛名留一扇，滄桑閱盡是人情。

文廷式未授珍妃讀

珍妃侍清光緒帝，極其得寵，庚子拳亂，八國聯軍逼京師，慈禧避禍出奔，行至故宮貞順門內景祉閣後，叱囑推珍妃墜井死，此非現封禁，以珍妃得名，留千古痛恨，考珍妃與瑾妃，皆戶部侍郎長叙女，侍郎昆仲四人伊居四，京宅在西單白廟胡同，二妃在此被選。萍鄉文道希（廷式）當年來京，館其仲兄長善家。談清宮掌故者咸稱文萍鄉有授書二妃事，殊非事實。瑞景蘇學士（洵）是長家至親，與友手札，則謂二妃不通文字，外傳乃時人豔稱之語，標榜失其實也。昨與友談此事，漫賦四章：

倉皇避禍走宮闈，猜嫉居心起殺機，庚子獨留悲痛史，
當年古井墜珍妃。

清宮貴戚溯淵源，職黜萍鄉孰辨冤？妃子當年同入選，
何曾執贄拜師門？

妃嗟命薄帝蒙塵，名士清狂種惡因，千古艷聞多附會，
最能標榜是文人。

愁絕漁陽戰鼓搗，蕭牆禍起帝王家，南朝也有胭脂井，
一樣淒涼張麗華。

何一雁與張閻村

前夕老丐赴社辦事，適值何一雁與張閻村兩先生在社清談，舊雨欣逢，中心快慰之至，何一雁先生當年在京，主持大報筆政，兼辦僑務旬刊，丐因老友田秋豪介紹，得與先生會晤，前塵莽莽，不覺已十餘年矣，張閻村先生之文章道德，夙所深欽，曾在實報担任論文，持論公平，士林譽重，此次閻村先生，由鄂北返，一雁先生新自津來，共話春宵，獨饒雅趣，歸寓餘興未盡，謔詩打起油來。

自署齋名求幸福，卅年人事感滄桑，
拋開政治談風雅，終日辛勤著作忙。

奔走江湖談革命，文名威望想當年，
津沽寄跡詩人老，惆悵春風二月天。（呈何一雁先生）

性情豪邁識超群，滿腹牢騷寫論文，
促膝縱談天下事，人情世態兩紛紜。

南北遨遊老興豪，先生身分自清高，
願從實地增經驗，涉水登山不憚勞。（呈張閻村先生）

本館出版各種小說目錄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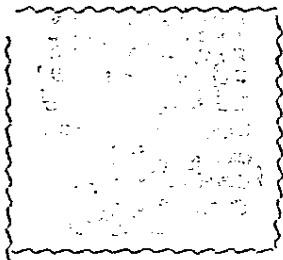
書名	著作人	冊數	定價	出版或印刷
青年	徐劍胆	上冊	九角	現已出版
怒海鴛鴦錄	于次溪	全一冊	七角	現已出版
曲線人生	王雪倩	全二冊	一元六角	現已出版
貴族女兒	陳慎言	全一冊	一元二角	現已出版
水中綠	耿小的	全一冊	一元	現已出版
幕中人語	陳慎言	全一冊	一元	現已出版
虹橋蝶夢	孟畫如	上冊	一元	現已出版
花生大王	陳慎言	全一冊	一元	現已出版
打油詩	張醉丐	第一冊	一元五角	現已出版
恨海難填	陳慎言	全一冊	一元五角	現已出版
解鈴記	耿小的	全一冊	一元	現已出版

本館各書歡迎函購照定價不加郵費郵票通用

打油詩

張醉丐 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校對者

侯捷臣

第一集
實價國幣壹圓

著者 張醉丐

出版者 華龍印書館
北京宣外張相公廟十三號

發行人 馬玉昌

印刷者 華龍印刷部
北京宣外張相公廟十三號

北京崇外打磨廠一八六號

北京總經售處 大華書局

天津分銷處 華龍書局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82-
112311

82

11 511

